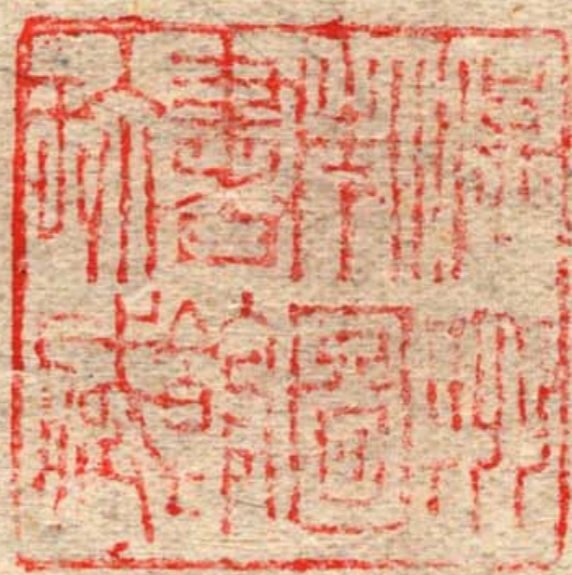


天嘉業書



仲下當有名字

010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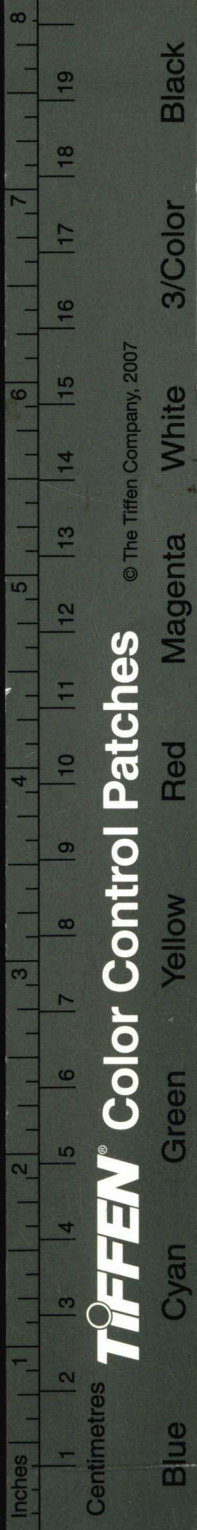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墓誌銘

校書郎王公夷仲墓誌銘

進士試御前考官定號名來上所謂高第者天子常親擢賜之天下以此占上意好惡而士之遇否治之通塞係焉紹興二十七年永嘉王龜齡為第一臨海王夷仲實第四於是高宗臨政久日新其德思與草野奇傑士共起世務遍閱所對策取能伸直節吐敢言者無問下第即拔置之而夷仲至舉司前後頓挫十數往返倏然窮老矣忽一日受明主不貲之恩如此龜齡既為一時所宗而夷仲與同時登甲科者亦皆獲重名於世至今稱策士之盛必曰丁丑榜為然然則豈士能自高耶蓋上好之爾夷仲循臨海縣人曾祖安禮祖居中父庭筠解褐婺州推官滿秩待太

水心文集卷之十八



學博士闕召試爲祕書省正字兼聖政檢討官遷校書郎
足疾乞玉隆觀明年乾道三年年六十一疾甚以六月五
日卒四年二月九日葬重暉鄉唐奧山夫人賈氏先一年
卒後三十二年長子似之卒次日應之免解進士幼曰棐
女嫁故知池州趙善臨孫曰象祖曰革曰夢龍曰丕祖曰
淡曰字孫曰文子棐夢龍中進士第棐浙西安撫司幹官
夢龍信州教官始夷仲在婺孝宗立賜軍兵錢州無見緡
未給也守方宴賓卒不顧衝幕徑上雜坐妄語夷仲聞變
步行入府門卒望見卽招手下曰節推來躬聲喏如平日
且愬曰侍郎犒賞遲又欲折支與健兒懣夷仲笑曰汝誤
矣卽位例將四十年兵火散落我攢檢方畢何得爲遲錢
已在庫何名爲折卒稍退夷仲白守借於他司俄又報兵
士毆庫吏死矣夷仲怒叱曰汝不聽名次而亂取必斬無

夷仲卒于乾道三年後五
年守宗嘉定九年先生
年六十七

八十一頁第一行

赦卒意折皆曰依節推說始散去州人極以此多君括有
二士人家銀兒官爲烹採而吳郡王自右曹符下攫取之
士拒不聽吳謂其劫也移數獄至婺夷仲諷守守曰吁是
力足畏也夷仲曰畏理耶毋力守因以委夷仲亟至右獄
問詞主安在吏曰官人也隨司爾夷仲鞭吏急追詞主將
械之其人大懼首服士幸免守併以此知君旣入參政事
故決意薦君矣在館爲省試點檢得詩賦卷白於衆以爲
絕出也獨一參詳及同知論未合爾明日同僚來告曰事
去矣同知陞諫長參詳亦入臺矣夷仲曰不然此程文工
拙也無關臺諫力辨之竟放高等四方士補試於貢院晨
門未啟值息日行香至親王不得前取別巷過宰相街司
競棘叢中或傳坐此罷太學矣夷仲輪對從容爲上言上
曰聞無賴者亦來耶夷仲曰誠然萬人之聚固無不有然

異日爲陛下棟梁者皆是也。上意解浮語浸息。故夷仲雖不及預大議而果決敢辯危事。堅正能遏橫流。余又聞一日上批夷仲及張校書恪皆爲察官。當筆參政使所親賀。曰：上不知君選人。明日爲乞上殿改官也。蓋預計欲言者夷仲皇恐辭曰：某叨忝未逾月。便作御史。人不謂有徑路乎。懼終不許。因草劄若備對者。言考第舉員而後改官。不刊之法也。近世或入穀或獻書。或父祖勳伐。或特旨上殿。皆得改秩。雖由權道。徒啟倖門。非祖宗意也。所親果復至。曰：上命無庸辭也。夷仲出其橐。知不可奪。遂兩寢之。其於進退又能自重如此。居貧尤厲操贖質而得金。價十倍。家人有喜色。夷仲趣使還之。曰：五月披羊裘而負薪。豈拾遺金也。攝俸十月。食本俸而已。俸時攝州兼取之。有司劾其罪。倖窘持券五百。祝夷仲曰：請書紙爲驗。夷仲反券與書。

擇從起落極有筆力

嗚呼夷仲不幸而不盡用。然迹其素守本末而後知高宗之親擢。可謂知人也。已銘曰：噫蓄之早而售之晚。道與世異。用與好反。後五十年記在碑板。

華文閣待制知廬州錢公墓誌銘

公姓錢氏。諱之望。字表臣。常州晉陵人。曾祖孟回。殿中丞。祖知雄。父友。贈中散大夫。少放達。喜奇策。虜亮至瓜洲。參贊虞允文。方課水戰。公請呼海船在澄江者。雜舟師上下。八面乘風。截流若神。賊駭不測。可沮徑渡之計。虞公行其說。且問今當何向。時虜號百萬。江東危恐。公曰：兵無衆寡。勇者先奮。躁者先敗。賊雖蟻聚而棄。信殘酷。驅脅遠來。下莫順聽。此內潰之勢也。願無怯而靜。以待其變。未幾虜殺亮而遁。符離之役。道謁張忠獻公。曰：相公何不一三邊並出。

前聽請內舟及料完顏亮
之說驗也

使彼東西奔命大功可立也。今獨趨海泗一不如志。疑謗交起。無能爲矣。竟如公言。登乾道五年進士第。授襄陽府大軍倉虞丞相錄前驗。差江西帥屬賴文政反。前帥龔參政茂良白上以賊委公。公薦黃倬可用爲方畧。授之立擒。文政改官增秩。公奏賞倬宜厚。臣濫恩也可損。上多公讓。從之。以宣教郎添差通判鎮江府。母喪免。再通判鎮江府。知光州。未行知楚州。上猶遲之。改知和州。初上令建康都統郭綱及淮西帥漕實官田括隱占使兵爲耕。公極諫。括田擾事不速集。但擇故荒圩美田五百七頃。溝埠牛犁。踰月皆具。兵亟就屯。民不知役。和故任武守。連數人益壞。公檢御有方。郡復完代還。上論事甚久。因歎機會無有。公對。今有之。恐陛下未能行。上愕曰。何謂也。公曰。曹操伐烏丸。劉備謀襲許。今虜酋往。上京兵將從者十七八。儻鼓行。卽

前彼子憐於室。父困於塗。往返萬里。士馬疲極。將何以戰。一二日之機。古人必爭。况歲月懸隔乎。上拊床曰。好機會。無人道此。除金部郎官。俄知楚州。用屯田勞直祕閣議者。以濠楚使効多。代名自今逃死。須言上乃得收。既有旨。公言乾道初。招魏勝。郭昇。張榮。義從人。給田勿課。役勒五部。月一至州。習射犒激。名曰使効。蓋陝西弓箭手法也。纔三百餘人耳。州縣惡其獷銳。難制。死亡不復補。甚者抑不令赴州。失本意矣。然則非官所廩。安用代名。雖曰免稅。而所謂歸正人。皆未起課。役非以使効。故特優幸。議者殆未詳也。公遂募五百人。部伍精熟。盜不敢發。於是上令教兩淮民兵萬弩手。而公選勝兵七千八十九人。參之軍制。束以隊伍。別以事藝。嚴以訓練。他日上遣官拍試。獨楚應格。始公患大軍更戍無留郡兵。山水寨不就律。無以應敵。自徐

子寅於山陽寶應置三十六莊寨禁無得私有軍實犯者
衆而羊家寨瀕大海姦猾所聚公籍其尤剽悍二千三十
五人約爲急難備且弛禁許挾弓弩自便皆感悅從命有
李植者自言宿遷人韓世忠罷攻淮陽植父將與宗族鄉
里自拔從之今已零落尙四五百家公歎曰諸葛孔明西
縣之民也令植轉相語得四百十六人定其要束與莊寨
同上爲特補植官在州四年所行多此類進直徽猷閣公
又條三邊戰守事曰揚州有三城三塘楚有大小清河淮
東恃此謂扼虜來處足矣虜設乘虛自招信盱眙抵淮陰
不一日薄揚州不二日滁真通泰亦徑至江上彼兩路何
獨不然陛下可無令韓琦范仲淹者通一路險易熟議之
乎且卒飢財匱兵少今日之大患也然而卒欲飽則財愈
乏矣財欲無乏則減兵且不暇其何以增若兵自耕民自

戰沿江諸軍各擇地分內閑田種之而民兵萬弩手用一
法給器械較精惰畧計可十五萬與屯田大兵相參此三
路之郭郭也昔韓世忠在鎮江張浚在建康淮東西便爲
地分大儀天長昭關柘臯虜來則戰豈有定所三衙助之
所向克捷近諸郡修城築堡遣兵更戍犬牙占認尺寸之
外胡越自分如是則誰肯出力會戰於要害之地耶臣觀
諸軍氣習今昔頓殊昔欲戰不欲守今言守不言戰馴致
疲憊十年之外雖守不能矣陛下幸詔諸將復紹興地名
使如世忠浚輩苦戰立勳夢寐庶幾無令消磨坐相視盡
孝宗省奏太息曰方天下無事人樂安靜莫肯更張此論
可謂憂深矣時光宗參決上顧曰太子熟看人材須用方
見和親久材無所施更無事當遂委靡朕思之慄然太子
宜常在念錢某可使帥揚州是歲淳熙十五年也兩自五

月至六月。清河溢。隳城千丈。公拊循賑貸。恩紀勤備。楚人德之。進直寶文閣。知襄陽府。言者謂公昨在楚。既修城水。卒突壞。削職罷。公始至楚。以舊樓櫓不壯。易之千間。城敗。樓櫓咎蓋言者誤也。知靜江府。私錢濫惡。流入兩浙。朝廷議禁絕。提點鐵冶劉焯請以私錢二當官錢一。抽貫數百約其多少。府庫皆封鑄。市邑關閉。兩淮騷然。公四疏言止。弊息姦要在安靜。淮東地不產鐵。人不私鑄。貨幣轉易。民何罪焉。且天下安危在邊北。使過淮。耳目所接。繫國體尤重。上悟。以官會椿管米度牒僧費數百萬緡。盡收淮東西私錢。納鑪鞴中。而後少定。然時宰諱公言切。竟以失察私錢坐鑄一官。安撫司兵自劉綱。向子固有東西寨使。効晁公武有効用。郭棣有効士。有強勇名號。雜軍律不齊。豪盜隱伏。爲一方患。公請併爲強勇募材。武足千人。隸御前。

置統領守將之宿蠹。始革公之在揚。會復治兩淮民兵。而公在楚日。既施設有緒。至是遂具爲一路條目。取丁結隊。執色總首分部。開收任責七事。上悉行之。仍下其法於淮西。及將進丁入老。公手書屬郡。喻上指懇切。選丁壯四萬八千二百餘人。增舊籍三之一。於是淮西趙鞏奏罷萬弩營。手上付公相度。公奏紹興末。孝宗命張浚置御前萬弩營於建康。癸未戍泗州。甲申與虜鬪。皆有功。乙酉講解散歸其家。乾道中。令徐子寅復置于真州。其後就田自便。不復喚集。二十三年矣。弩藝劣弱。壯健銷墮。鞏所見近事也。至於土著無逃亡之患。自耕無坐食之費。民兵萬弩手最爲近古。孝宗所命浚所行不可廢也。不原其立法之初。而議其受弊之末。則羊亡而禮從之矣。萬弩手得不廢。蓋公在楚四年。在揚三年。及前後反覆爲上言。大抵以屯田民兵。

萬弩手山水寨爲進戰退守之要始末皆守一說思慮皆執一意非若他視時上下隨世改易揣摩而投合之也王卿月使虜道病公代之既除直龍圖閣再任而言官以公營運販易降顯謨閣罷初公之併強勇軍總領必欲使揚州自當券食之半公爭不獲別爲營運以其息給之又力爭曰御前軍而仰食州郡可乎五具奏始已以本錢歸備邊庫自是公屢被詆輒黜有造遊士之獄者索其褚中得公彈文檢御史所上不差一字復以公提點鑄錢事留爲軍器監實錄院檢討官將用矣而大奚山盜起改除祕閣修撰知廣州大奚孤峙海中去州一潮汐民煮鹽自業漁採亡命羣聚吏兵容之非一日提鹽繩之急怨而爲變諸司招捕前却異同紛紜賊愈橫遂空巢窟奪客舟徑指城下州人大恐將逃公麾諸軍奮擊一戰殄滅列柵山上分

兵戍之微公決策廣東幾亂併闕官罷攝士捐丁田米分鈔麻日錢歲萬七千緡場務積欠四萬餘緡珠香翠毛不買一錢除華文閣待制尋知隆興府蕃漢攀路涕泣改知廬州至數月疾病參半猶自力判諸司累訟不定數百事光黃民爭持曲直詣公會最郡用除其冗複歲省萬五千餘緡衙兵兩寨以客將書表爲將佐公一澄革又以安豐忠勇軍不治奏斥統制邊公彥欲考詳沿邊利害別爲綱目而公病不起以慶元五年七月十八日卒年六十九廬人及淮西人待公疾瘳投詞者千餘人嗟嘆曰包待制死耶作十五詠詩以傷之六年三月十八日葬江陰縣昭聞鄉由里山令人何氏後公四十二日卒祔焉子延碩早夭廷玉某官廷瑞某官廷玠某官一女先嫁戎知剛再嫁某官孫男二孫女六階中大夫爵晉陵男初孝宗雖脩紹興

此段深有感于孝宗也

故事復與虜通使而以其間討軍政講邊備陰擇奇材為
有事之用親擢下僚至貴顯數十百人公能最高誠款內
發事有不便陳義指切未嘗顧望所建置後皆遵行不敢
變然世未能知故具記其言與事所以見天子鑒識盡下
人臣憂懼思職而公之遇合可考矣銘曰

孝宗上聖忘已好能匪徒好之超侯躡卿時惟錢公百選
一逢材如源泉汲用無窮揚東豫西越南雍北四郊不警
雖警迄息冠帶羣胡韶勺世讐畏戰靡靡明主所憂孝宗
賓天公困多毀侍從晚矣歲月弗止既謀既明既勤既成
當時不知況彼後生孰遠而存孰堅而朽我垂於文以俟
夫久

陳秀伯墓誌銘

平陽豪士陳君堯英字秀伯少有大志一時貴人非其能

頃世始官長高而力足以
舉之在歐王集中而為作
文

澹切

所致雖其能所致而終不足以立視之皆如無也紹興六
年上書登聞陳策十二明年正月再上清朝政序序亦十
二語益切三月復上兵書指畫利害尤急高宗異之令政
事堂召問君既不求和為是而書語侵中書執政固不
喜至召問君長揖色倨論事泉湧不屈執政愈怒奏罷之
君不悔也將歸又以三書抵宰相曰苟違某言中興之業
未見其可高宗側身修行以來天下之士四方獻進接踵
釋白袍取通官美職眾矣嗚呼君之言不用而身無成亦
豈其命也歟後七年君始入太學學法不許上書君亦絕
不及當世獨場屋對策猶抗言如故以是無所合夫親遇
明主于說悟意九筵之室可陞而登屢省之歌可颺而廣
也尚邂逅不偶况一夫之取捨何足動心乎隱顯窮達之
際在君可以無憾矣君所居號陳營里其先自蘭溪來至

君九世先造一宅推與兄塘瀆疏通衢路回達華棖復廂如邦侯邑君之宮又能薄已厚人赴其急時多貸少償鄉曲常依爲惠主此雖不足以見君之材然士蓋有一不得於世則銷墮摧折併其餘不能有爲矣是故不可無錄也君年七十卒淳熙五年十一月九日十年十月辛酉葬東山夫人黃氏一子曰雅言先君四年卒雅言之子曰昂從余三十年請曰某常欲以吾祖爲託至是始克有言也銘曰徐樂嚴安幅臆見收有嘉秀伯良亦其儔誰不我與東山之休

著作佐郎錢君墓誌銘

君錢忠懿王九世孫五世祖端州司理名尙自錢塘徙温州樂清爲其邑人祖堯卿孝友任郵有實行紹興中州舉孝廉未及召而卒因表其居曰孝廉里父選贈承事郎君

名敬直字敬子紹熙元年試禮部第一或謂士人以祧廟諱白名宜避因改易直而字季莊教授太平州入爲太學錄博士太常博士祕書郎著作佐郎以疾得知池州嘉定四年五月丁亥卒年四十四於是池州未被命也朝廷以故例在館者官其子衡之將仕郎宜人翁氏先已死遂以六年十月辛酉偕葬孝廉里東偏曰獅巖次子曰德之二女未嫁君十歲能通記春秋三傳以其意作場屋文字機捷開闔腴澤粹好長老之有科目立聲價者反媿之曰是烏得爲童子耶稍長學知古人統緒廣大高遠則遂慨然歎曰時文不足爲矣常積書自繞爲至夜不解帶旦不類翻研覆精心以己所自到者爲是由是雲蒸川流筆態橫生膏潤冰釋義理溢發玉纈金輝材質早成性尤沈密不輕用所能蓋人羣居論難鋒起方人以病物君不出一語

人莫能窺。頗疑君循默為身計。朋友或竊議君聞殊不介意。至在奉常。乞為范公祖禹謚。正獻有內侍得旨賜謚者。拒弗為謚。人始知君能於事有短長其間矣。在太史。因火災迫宮廟。時君疾已亟。臥牀。令兄子本之抄橐封上。自宰相近。臣及當時要務。畧皆盡言。無隱。於是人又知君能陳義憤。激奠而後發。時而後言也。為善獲譽。其報為福。常理也。好惡變遷。真偽難知。以善為盜。則譽方為謗。福方為禍。亦常勢也。君不幸立於問學之末流。而當好惡毀譽之未定。進而與世偶。疑若多禍。而鮮福矣。然君廉不為劓。方不為割。不形物以明己。不離眾以獨立也。世環視而不得短。則深厚不伐之名。交歸之。而大官美爵將傾赴焉。人謂君必以此貴重矣。而又遽死。嗚呼。合人之所不能合。而猶不與人以其所當與。是天之為耶。雖然。合人之所不能合者。

正其義也。非求合也。不與人以其所當與。君子無怨於天。可也。銘曰。

一縣始集兮。填如堵牆。朋來數州兮。紛其盈堂。繾綣我從兮。三十雨霜。今弗顧兮。悲安放天。高高兮。地廣廣。詔無窮兮。靈勿爽。

劉建翁墓誌銘

莆田劉起晦字建翁。淳熙戊戌進士。及第。任福清主簿。監建康府權貨務。知貴溪縣。江西安撫司機宜。召試祕書省正字。兼吳益王教授。開禧元年五月卒。葬石室西原。夫人方氏二子。曰希醇。某官。曰希深。建翁父名朔。莆人。號二劉。先生者。先生歿。乾道中年太早。非顯官家。薄不自振業。天下悲憐之。曰是寧有子耶。及建翁勝冠帶。克邁競強志義。修立聲名。遠聞人士皆喜。走相傳筆相告也。既中乙第。愈

視銘詞亦水心門人也。亦事其甚沈傲。而言之不能刻。此銘在王歐手。則字之令人意滿也。

詳由而逸神理極似。聖後以則歸。此高也。

益喜為勸飲相樂也。仕所歷無不爭薦君曰：劉復之子，渠可後之。建翁有所擇曰：某不宜受，亦不敢怒也。然所薦不過關陞改官，則固州縣常舉爾。至為館職，然後厭曰：足以待建翁矣。嗟夫！建翁底法，父不忝父，致大稱譽，自其理而天下於建翁父子，乃鄭重不已如此，亦足以知好善者人之同心而為善者之不可怠也。建翁韻甚清，氣安而兒和，懸會宿解，不以滯吝嬰物，事雖漫汗，麓梗經建翁手，必有條流秩序，後可循守也。治縣極寬，不為節限，訟者從容各盡其辭，已而敷暢折衷，隱情遁節，如鏡見象，姦民未嘗不避影斂跡也。市里寒人，必知名數，雨雪凍仆，計口與錢米，疾癘天行，自煮藥，不幸死，給棺斂，縣東起孤獨廬，西安樂坊歲減斛面米六千石，糴本錢六十萬，貴溪人謂建翁不日知縣曰：吾翁也。故聞其卒，罷市聚哭，為佛老事，五晝夜。

人情大抵如此，余嘗為一頓知，如信馬中，思謂此等官，惟有不善，則知之矣。此向未盡當云，其如建翁何，故乃是。

人情大抵如此，余嘗為一頓知，如信馬中，思謂此等官，惟有不善，則知之矣。此向未盡當云，其如建翁何，故乃是。

建翁既為上下信服，同時有作邑者，內不善為正字，其人適在言地，誣奏罷之。夫舉一世所愛，不能勝一人所忌，使建翁稍進用，必爭是非，辨邪正，決不能使一世盡愛建翁也。然則世之所以愛建翁者，豈能知之哉？建翁內事兩世母，奉從兄，撫幼弟，外交友朋，接鄉里，通無共有，盡敬極孝，一如二父人，不知二劉已死也。居室尤陋，不改，余間過之，及門而下，建翁逡巡出迎中街，笑曰：自二父在而四方之過莆者，無不造於庭，蓋今之轎大於舊矣，乃世變也。余亦笑曰：轎雖大，不數寸，公門扉無乃太狹乎，而不知變耶？其偏擊四圍之，僅通戶，牖建翁指示余，此吾二父講學處也。余低徊久之，不能去。云銘曰：建翁之於父材，德同年，壽同官，職又同，曷為踰之，而有不逢悲哉。

朝議大夫知處州蔣公墓誌銘

蔣氏本陽羨人。梁普通初，渙爲永嘉守。渙弟湛，以西華奇山也，留居不歸。武帝賢而官之，命後守卽廬授焉。故鄉名建牙。至公曾祖錫，祖扶，父贈中大夫悖。及上五世，皆家郭南。公諱行簡，字仲可，學不爲舉子，達於世用。器度凝審，登紹興庚午進士第。時荆帥孫汝翼從事查籥，皆名士，傾待公。遂與薛公士隆壻孫氏，主仙遊縣簿。辟四川制置司屬官，罷爲滁州判官。虜亮且反，公請調丹陽弩手三千守清流關，副之州兵。滁可保也。主兵官笑不應。公遽令遠斥候，虜旣大入，滁人徐渡江，僮妾不逃，器用無喪。又督運於天長，傳言虜兵至矣。令尉欲棄芻茭而逝，公曰：姑止，急燔之，毋爲盜資。虜不敢進，有以擅焚糧請劾公制置使劉錡曰：此真知兵也。乃已。監明州市舶務，船船至卽日抽掣，親自

今日國卡每得方此好官乎

評量隨麓細立盡。老僧束手，蕃客跪公前，昂其首，加手於額，拊地以謝。秀安僖王歎曰：天下安有如此好監官！諸司相謂不旬月舉員畢。知海鹽縣太守告公曰：縣壞久，欠州用經總數巨萬，得材令庶補足乎？公正色拒之。已而新錢有餘，舊欠亦補。及季年，餘錢一萬一千，倅行縣知之，促公使具鈔。公曰：此夏稅錢，代者事爾。倅曰：使君方以善理財薦公，何必留錢爲後人耶？公縮舌駭曰：善理財，豈美名歟？倅慙而止。還朝，哀平生著書五十篇，號樞言，上之。執政愛其文，曰：院轄選也。公不願去。通判興國軍，大旱疫被數路，公從一馬二卒，齋咬咀藥，半夜宿村舍，空常平以救他。日過之所至，輒數千人送迎。知軍怪問其故，皆泣曰：昔不遇此通判，吾屬闔門死矣。知峽州歸舟，無輜重，有壓動石十餘，絡棄之。王丞相同僚也。周丞相同年也。爭勞，公良苦。日

郎有闕可待也。公力辭曰：重內輕外，無甚於今。某老矣，朝謁之禮不堪也。知常德府，諸司舉異績，對後苑清暉殿光宗面稱，肯十數畫時，送中書，值留丞相引去，逾月不決，不果用。知處州，公治郡以愛惜，知縣爲本，獄訟賦輸，使任其殿，負文檄付遞鋪，一人不至縣庭。武陵二年，軍律嚴靜，蠻搖震服，省地晏然，括蒼去鄉近，治之尤詳，更造板籍，隱寄飛寄影，占僞跋，悉釐改，好溪堰旁山椿篠所聚，請於朝，禁席勢冒佃者，貴人不悅，提刑以爲慢，已御史亦妄疏，自朝議大夫貶二秩，罷公既休，局小室，繆篆郁芬，竟日却坐，客至請入莊語而已。慶元二年七月二日卒，年七十一。其明年七月八日，葬膺符鄉瞿嶼乾山，孫氏封宜人，後三年卒。男五，二早夭，伯輿從政郎，邵武縣丞，亦已卒，叔輿承直郎，新岳陽軍節推，季輿迪功郎，婺州司戶，孫男十一人，女八。

人。公仕不希名譽，誠意爲民。海鹽興國大兵後，不陞降，物力公始行之，數爲上言，百姓困悴可哀，果聞大軍錢比他郡獨重，峽州茶租均之，客戶興國馬料口敷於五等，衡袁歲取麴引，贛吉日較贓罰，江東白收板帳，湖南倍折冬苗，夏絹和買已非正賦，復有軍衣和買糯米科折，止爲省務，復有覆紐價錢，若此類聞一知十，窮民何以堪命。今大吏無不言州縣窘迫，以咻公上，以臣所見，誠有窘迫之縣，曾無窘迫之州，占吝公事，視同已物，狼心不厭矣。雖與數州窘固在也。臣欲擇朝士曉暢民事者，先於一路考財賦所從孰經常，孰橫斂，某創支某定例，何爲而有餘，何爲而不足，使遡源陷失者稽其違，沿流費耗者訂其失，抑配白著，虐取諸民者一切論奏蠲除之，富哉言乎。太史公所謂可著廊廟者也。聽公之言，行公之諫，則膏澤烏有不下於民。

者哉。初河南郭忠孝子雍，遜居長陽山，公將出峽來見於
白羊，極言天人性命。郭君曰：天命之謂性，非天命則不謂
性也。率此斯謂道也。修此斯謂教也。公又問：雍得於兼山
最要者。郭君曰：所得在良。良者，限也。限立而內外不越，天
之命我限之內也，不可出人欲限之外也，不可入也。或爲
著白羊問答行於世，然則公之所存可知矣。夫良有止而
無限，居不獲之地，立無與之時，其止命也，豈有欲於其間
哉？苟虞其未至於無欲也，而限以止焉，則或可矣，而非止
之正也。余聞古之用人，勝流一也，平進二也，科目三也，干
澤四也。勝流者有所激發以厲其節，平進者無所附離而
行其志，故世莫能好而科目以券內必取，干澤以鑿空速
化，雖左雄山濤復生，不與易也。嗚呼！蔣公終老不伸，又奚
怪焉？叔輿又言自韓侂胄用黨論起，士大夫或去或逐，公

始欲謝事，及趙公汝愚死，公痛其冤，因驟感疾不起。噫，是
增異矣。無彙征之利，而有朋亡之憂，何耶？豈其好惡取捨
一斷以義而不以己參之耶？銘曰：

西華隱者，巢許之流，其孫以之，以銘斯丘。

高令人墓誌銘

蒙城高氏，六歲父爲京山尉，能助其母思父，輒涕泣。父歸
乃已。從知象山縣，父思慮所不及，必左右之。爲余妻，賃舍
甚貧，閉一閒，終日不聞聲，親饌粥，卮十餘盤，魚肉鮭菜，畧
具。人或以爲難，官視祿上下，月儲以奉舅。次伯叔羣從，無
餘所食者。太湖蔥城東菘芥，爾服飾進止，常儼然。見者皆
尙其華整，不知其敝。故洗刷而然也。晚歲三子始育，始有
宅居，稍墾田，不市糴，然自處一如其初。蓋其剛簡無欲，余
所憚。其靜密有智，余所服。其多能而易解，緩急中程識事。

以官爲同溫州方言也

論良於語精甚可以感者
人心未竟以易語結無意
中自及章法

本末大抵余所資以爲家也嘉定四年十二月初十日年
五十二卒五年三月二十日葬開元觀後山余觀自古特
立獨行之士無所復望於世而旅泊其身以苟免者固已
衆矣是不足悲也然而豈亦不有夫順親和戚之屬而爲
之託焉今余非敢謂特立而獨行也然旣老而休且病且
衰旦暮且盡而高氏迫不余待遂棄余以是使余無順親
和戚而爲之託也是亦不足悲乎銘曰
千世之遠兮百年之長天寬而地闊兮此爲何祥

○ ○ 葉君宗儒墓誌銘

君葉氏名士寧字宗儒自上世居樂清東鄉傳序甚遠最
爲舊姓父良臣有塵外趣雖在田野而散朗簡遠言不及
利對之泊如也君寬中少忌習見其父能賤糶薄責休病
哀死昏夜救村落之急一皆遵行又稍推廣之人以爲恩

已及從王公詹事游王公云此吾暮子立朝行事多以告
之負氣落落旣不自降屈曰安能長爲舉人而有百年之
宅千歲之田前臨清流旁接高阜亭院深蕪竟日寂寂故
人邑子常候門下行路惟聞棋聲出空虛山遨谷嬉意到
不擇每樵歌夜動權謳早發水邊林表往往覩墜杯遺屐
焉然則不吝其力之所及德施於人而身忘其憂足以稱
善人矣夫余十六七識君時君亦尙少言論英發是是非
非不肯假借余頗傾下之因思仲長統語甚羨君所爲而
君言吾寡兄弟子同姓宜爲宗余謝不敢當然內嘉其意
自是不相聞嘉定三年君養疾州南始復見之鬢毛雪白
追記昔日相與把手絕歎蓋年六十六矣遂以九月丁亥
卒里人爲燃指祭祠旣死皆出涕四年十二月甲申祔於
父墓娶周氏一子曰賓三孫曰晉曰魯將葬賓垂泣

曰始先人有言儻在今日敢以請昔孔子遇舊館之喪而哭之哀脫驂而賻之門人譏其已重而孔子辭焉曰余惡夫涕之無從也嗟夫銘不愈重於脫驂乎余與君之偕少也遇諸塗之罔也託余宗之厚也去之五十年而不忘也是皆無從之類也聖人猶行之而況於學者乎故爲銘曰鴻冥冥芙蓉之上鷺振振黃塘之下有揭其藏示來者

李仲舉墓誌銘

李伯鈞字仲舉柘溪人由永嘉汎枝港盡汐而至柘溪則別爲聚區風氣言語殊異其中洲四絕水陂匯深緩草樹多細色敞爽宜遠望舊名蒼墩溪之温厚處也其十世曰岑號蒼墩先生父曰嵩分寧縣尉仲舉甫十餘族里有大事已能相可否老人咸異此兒及長足智恢達以義理勝血氣倥惚難理雍容應會迷謬不決歛疾赴機而又外文

內質章采粲錯輕重襄序主於敬共粹與之遇無不心暢神憚謂其對大賓入清廟矣問其方自溪谷出尤駭莫測也鄭景望薛士隆引爲親友曰不幸而仲舉於世之味薄斯人者豈以章句限之所謂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得官調監慈溪酒恥之曰吾何忍誘饑民捨其糠覈而遁於醜糟耶謝不起蓋仲舉之業成矣而年不究踰四十而卒有子曰源字深之材藝德器如其父而居身益莊與人益畏隩室煩暑常整飾不惰廣庭狎聚揀語無慢情廬舍用器皆有常度不醉飽於物曰吾父祖乃爾吾何以堪之有疇渴疾未嘗離書曰吾師也疾憊惟燒香曰吾友也始仲舉使余與深之游余甚幼而能記仲舉言行象其風裁至今想見之深之少余二歲余從童子戲深之儼然端默余慙爲棄戲斂衽余謀於四方間一歸而見深之寡言笑康色

淡折深五

煥年侍郎誤當作直
煥年閣致仕

如故余病且老不出戶故友影絕問深之則曰死久矣其子義方實來則喪除矣悲夫仲舉父子積五六十年家行修本學明固將施之而固止之耶豈天之不相道歟文王曰譽髦斯士成王曰烝我髦士髦士非科舉所謂士也譽之所不加烝之所不及科舉蔽之也以科舉論天下士失士甚矣然則非天也深之卒於嘉定五年年五十九三子義方長也曰義問義崇爲弟後女一人嘉定五年十一月辛酉義方改葬仲舉於先墓後而深之從焉銘曰所謂伊人山高谷深鶴哺於庭猿乳於林怨耶非耶而有斯吟

朝請大夫主管沖佑觀煥章侍郎陳公墓誌銘

思誠名景思姓陳氏信州弋陽人用祖丞相文正公恩補承奉郎監平江府糧料院光宗初卽位詔天下言事思誠

甫踰冠上十事多一時要切授淮東總領所幹辦事光宗不豫定省禮闕百官更諫思誠亦引李唐山人語極論任職廉善總領薦其材與籍田令遷太府寺主簿序本寺丞遷宗正丞兼金部郎謁告視兄疾於當塗兄卒不忍復朝乞知衢州未至除將作少監兼尙右郎刪修勅令就爲監除直祕閣兩浙轉運判官陞副使故事運司雖名察兩路其實內不過應辦官禁外往來部舟護虜使客而已及思誠所至則延問窮民遮道詞牒皆灼見度隱予奪中情百姓駭歎云前此未嘗也爲杭學築門設戟儀比他州置錢塘左選監渡謹視重載覆溺者管內受輸多取者預催者催已倚閣者皆禁訴水旱而過限勿禁也民所願得輒來請思誠必議所以推行之皆曰方知有運使矣內引奏事言鎮江府折羅虛額當罷紹興府和買額重當減夫國之

此敗亡之道今日言我修其富
以為此道竟不講而忘敵則
其危又有甚焉今日之術不
知其論耶古論耶可憐也

根本在州縣。州縣根本在民。欲裕民力。當寬州縣。今猥云
裕民。而急州縣。若星火視其敝。壞如髦蠻。此誨使病民。爾
非裕之也。思誠美儀。觀音吐融暢。上固聳聽。因問其家世。
思誠奏大父康伯相。高宗值逆亮。送死竭臣子力。賴累聖
威靈。幸而破虜。臨內禪。特詔定策。自請退休。得守鄉社。都
人稱贊曰。所謂衣錦晝行者也。上益喜。書歸錦堂三字。賜
之。尋又賜服三品。內出金帶。合繫。又進直煥章閣。遷太府
卿。兼夏官侍郎。時開禧元年二月也。初用事者。專國久。規
釣奇功。威服內外。術不素講。而先事挑敵。在廷不獲聞。思
誠聞而未察也。一日集侍從官。議虜移文。變色叱咤曰。國
恥未報也。彼乃以近事責我。盍遂正名乎。眾相顧皇恐。對
不堅決。思誠曰。昔孝宗慮此久矣。遲回二十餘年。終不敢
發。懼發不勝。則安危存亡之所從分也。今財窘兵窮。貪將

股剝外約難信。內心弗齊。且辛巳之役。只勞師一項。傾倒
經費。遺患至今。征伐重事也。後不可悔。悔而復和。恥益甚
爾。何報之有用。事者與思誠親。冀其助己。至是大怒。亟命
提舉玉局。觀明年兵四出。月餘已潰散。畧皆如所言。知鎮
江府。固辭。移江西。運副。歲荒。流殍係路。而官糴至四十萬。
甚急。思誠通借有無。命州縣無敢遏糴。喻寺觀。憩徙者。死
為瘞藏。發椿管。舊積見納。令住輸。飢民賴以活。而官糴亦
告備。市人時其出。設薌華敬禮之。既而虜再求盟。用事者
以罪死。思誠前議。雖戶曉。猶坐親嫌。例罷。二年。得冲佑觀。
起有日矣。先時豫章火。思誠親救撲。因感寒疾。時作時止。
遂劇。以嘉定三年五月二日卒。年四十三。上惜之。命復直
煥章閣。致仕。四年十一月八日。殯鉛山縣仁義鄉楊原。夫
人湯氏封宜人。子曰橐。曰梁。皆將仕郎。思誠競朗通達。而

以門閥自畏。問學師友出於嗜欲。余客錢塘。不擇晨暮。過
疑難。填臆。至其舍。論辨從橫。僮御必盱食而返。為僚於徐
夜。失眠者再三矣。朱公之在建安。接牘續簡。無曠時遠質。
方聞。遍扣尊老。不以寒峻為間也。攻偽既日峻。士重足不
自保。浮薄者以時論相恐喝。思誠每為所親。正說不忌。與
朱公書。具言其無他。公答曰。其然其然。韓丈於我。本無怨
惡。我於韓丈。亦何嫌猜乎。所親見之意。大折道學不遂廢。
思誠力為多。邊事將作。思誠諗故。余告以立說有先後。定
計有始末。無誤也。思誠復言。虜衰有徵矣。余又告以魚爛
瓦解。其實未見。今外弱而形飢。非也。思誠悟曰。決矣。先生
當知我為不預人事者。未幾果以議不合去。嗟夫。廣學而
壹好。如思誠之厚。其本鮮矣。至於以民為貴。而聚其所欲。
以去為輕。而行其所知。則又今世之難能焉。使稔於歲以

按字史陳康伯傳每節
為康伯次子

究其成。殆庶幾哉。始湖北提舉直祕閣名安節長子。曰景
參。字守約。次即思誠。母福國太夫人韓氏。賢而早寡。課二
子。釋紈綺。飽疏稗。勤苦惜日。故皆有名譽。登進同時。華寵
矣。不十年。相繼殞落。福國安命。委數無甚過之。哀獨計曰。
吾兒未有銘。使梁來請。嗚呼。思誠萬鍾養其母。順道也。今
拽石寘冢間。奈何累老人耶。銘曰。

美口紹隆名相孫。中興十事入九存。驥稱其德揚和鑾。玉
以受治成瓊璠。擔簦問俗裘絮溫。奮袂決策風霆奔。亦既
上升拱帝尊。胡乃下斥游楊原。天不與年人道昏。母悲予
啼記斯文。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墓誌銘

太府少卿福建運判直寶謨閣李公墓誌銘

故參知政事吳興李公以誠信質直事孝宗時天子念討虜報仇功緒未驗晝夜耿耿他執政多迎前趨和退即覆卻異辭上固不快獨公謂機會難猝致本根當牢持諸所與為不宜以空意忤敵公私懇切始末至到上感公忠實久而順聽然後大言迎附者稍復衰息風俗浸向淳厚而自淳熙接內禪二十餘年天下安樂無事中外謳歌至今由公發之也兩預政終不取相位退歸僧榻食纔數溢米蕭然永日風操絕俗遠甚三子伯尚書季侍郎中子官差不遂猶至卿少皆有業尚名稱著於世而諸孫材賢矣嗚呼教以約而類者衆受以薄而與之豐天非偏厚李氏蓋

入子嚴重忠定銳于復仇而獨以不輕舉為主可謂知事



亦其理然也。余不及從參政後，而與三子躡履迹於朝會。少卿之孤仁本，以銘墓來請，因竊用常所論叙者爲書首。少卿諱浹，字兼善，有夙成之度。少游太學，諸生畏其能，授承務郎。監淮西惠民局，復鎖廳試禮部，詞致瓌特，有司異之。曰：執政子也，嫌弗敢上。親友交信，公公嘆曰：吾旣仕矣，學有大於此者，科目何爲自是不復求試？盡取諸書徧讀，其興壞因革，一代之制，別自成編，而尤好左氏，爲作廣誨。蒙曰：衆寶所藏也。獵而有之，在我矣。歷幹辦軍器所，國子監書庫官，書庫在十年外，喜曰：積是歲月，足以窺吾親矣。期至，猶不忍行參政，曰：不然，今二孫已長，家問旦莫及，而爾兄弟結綬京師，吾意其少慰。公謝勉出，監六部門軍器監主簿，太府丞，大宗正丞，再知嚴州，不行。初，公在軍器監，言造會子者二百人，放作則散處於外，稍久則兌賣名役。

戲或作載

格管存貯也

恣其自便，誨其爲姦，宜置營區聚老而後代死，而後收及外府。又言四弊：戮僞造一也，立營房二也，紙綱出峽重其防禁，無使售易三也，暫止印造，或出內庫錢收換椿管，以救低折之害四也。於時會子法未敝，而公之策如此。改知徽州，尋提舉浙東常平，會稽督零稅急械繫滿府縣，值公攝帥，盡釋之。士民歌呼，义手至額，曰：真李參政兒也。以兵部郎召樞密都承旨，蘇師旦倚權利，傾天下士，公獨不往。師旦病之，或曰：可餌而致也。遷樞密院檢詳文字，公固不往。晨入局，會揖而已。師旦怒，愬於專國者，徙將作監。旣而自爲節度使，賀客成市，公又不往。專國者奇之，曰：是負氣有守，可尙已。遷太府少卿，公建言治世黜虛而務實，今挾虛競僞者，醞成北伐之議，邊事旣壞矣，尙多夸詡，以悞朝聽。詆虜則以強爲弱，以銳爲怯，譽已則以無爲有，以少爲

專國者疎平原也

自壽曰此上如怒字對

多上玩下怠。施置莽鹵。恐禍不可測。願親札邊臣。毋得以不根無實之語。輕輒來上。他日白事宰相。又面論之。於是專國者亦怒。公因力請外除。直寶謨閣。福建運判。在職二年。孳孳爲民。蘇謙者。建之兇豪。兵興席隅。官勢以殺人取賂。賂屢移獄矣。言路有爲道地者。使刑部論公。以建儲赦貸之。公曰。隅官監臨也。受財枉法也。庸可赦乎。不許。刑部吏朱書符。端曰。臺諫意也。勿誤。公大駭。亟具奏爲吏借臺諫。以令者舉朝壯其爲。竟投謙嶺外。而召公還。然卒排笮誣。譾寢其命。公殊自喜。別墅有寒泉。脩竹。畱居之。以嘉定二年十一月二日卒。年五十八。三年九月十一日葬。餘杭縣茅山。夫人施氏。潘氏。贈宜人。四子曰。仁本。通直郎。新知南陵縣。曰仁方。承事郎。前知仁和縣。曰仁表。迪功郎。新海鹽主簿。曰仁元。通仕郎。五女。迪功郎。前烏程主簿。張端節。

論文理雖太敏若若段
論治心則不詠其反覆所
幸也

有以一段開如議論乃共入
手相稱

從政郎新嘉興府司法余察迪功郎吉州龍泉主簿張恢承務郎監江東總領所藥局蔣杞爲其壻孫曰熙曰勳公文出新意作生語緻密簡雅無刻露之態四六絕去數十百年體裁切對順偶有若自然圓行方止不拘定質詩騷尤清婉其餘弄筆率就皆有義趣讀者雖貴珍莫能定其價而公亦深自積藏雖子弟不覲也遠齋公燕居之齋也故公自記之其言曰心遠物也利害得喪欲惡若一塵之起其前遠者隔焉心蓋近物爾吾懼其然也揮斥剔抉使夫塵者不立而吾之遠者日充充而至於無所終極方寸之微而有不可勝用矣嗟夫人常求所以悅是心者未嘗知所以病是心者方將與利害得喪欲惡角立而竝行且竭力以奉之不暇焉有以是爲塵而隔吾遠哉又烏有揮斥剔抉使是塵之不立而充吾遠也然則公能求所以病

篇幅寬展而氣之遒逸足以舉之

是心者而治之矣。其能難進其能易退其立德深其去姦果仰能承其先俯能訓其後非偶然致者文字之工不足爲公道也。銘曰

彼門地者發身之秒彼詞華者得名之小賢哉兼善清明

自躬養心有本聚學有宗其在本朝傑出特立其在四方護善鉏惡豈不富貴視若一塵我爲悚然思見其人茗溪千里湛其止止我不見兮庶幾在此

中奉大夫太常少卿直祕閣致仕薛公墓誌銘

初公由少奉常領祠官至再焉未七十屢自請以直祕閣致仕家有司馬文正公真率約接舊事率年及六十者行之余亦預往公園池不多而花草疎闊游止自在樓甚低小而江山隱約可識書畫精麤雜而觀者各有取惟靈壁石舊物也相與考擊爲樂如是歲一徧不幸客衰殘多病

此等語則能矣八家所無也

相繼死數人諸公悲痛自爲集錫麻帶經而哭弔者避席曰真率翁來矣余因戲謂是率者率人於死而非以難夫老也旣而公亦病真率竟廢嘉定五年正月二日公卒年七十四十二月壬午葬清涼山嗟夫豈天於閑退之樂不輕與而昔之壽考強力特偶然聚而非可齊耶公諱紹字承之其先自河東徙閩長溪有令之者仕唐至右補闕人以其廉號其居廉村廉村之後爲永嘉人薛氏大於永嘉三百年矣公魁重凝特造次不以詞色自達而誠意內充與之遊久者皆厭然心服登乾道二年進士第授台州推官州用急釀者滿城幾無權矣陳守巖肖憂不知所出公曰易耳命徹舊帘有自門堂來言薛推官新酒美而賤相傳徧一郡飲於家者悉從官市衆壚束手權緡十倍更事向守洵向老吏檢御有繩尺尤器公以爲能繼己余從公

此等可矣然時政之窮而陋有所不得已也

遊前後口洑數十不置。知公有得於洑也。監車輅院知鄱陽縣。訟日千數。令故不訾。省爭氣。佛鬱簪筆走諸司。公曰：息爭莫如理訟。至常夜丙鬚髮爲白。太守所遣卒訴於庭。公囚之。守怒罷。民挽公流涕曰：知州豈重一兵輕百姓耶？知宜春縣。前知縣有柯長卿。邑人紀之。故稱前柯。後薛云：通判無爲軍。攝和州。積寬剩糴米餘十萬。紹熙五年歲饑。賴以無死。知真州。提舉浙西常平茶鹽。就遷提刑。有竊富人婢以逃。其家謂主殺吾女。州縣以成獄。至公。卻之曰：安有殺人而無驗者？未幾婢果自詣。除戶部郎。淮東總領。遷太府少卿。且滿。難其代。復留年餘。召爲太常少卿。淮東用鹽餉。軍務場趨賣無法。率以鈔當錢。冒賞至公。常賣實錢。三年間增多三百二十萬貫。執政駭異。莫知用何術。謝丞相從容問公。公具以實言。丞相歎咨良久。指其榻曰：此公

坐處也。而深甫叨之過矣。公旣謝。所引而於韓太師侂胄。未有納也。異日從陵下歸。韓曰：陵樹比前殊蒼蒼耶？公答：陵廟至重。非被使何敢覘樹有盛衰。不可考。然頃見吏云：補種若干。今青活若干矣。韓悒然止。忽又言：少卿來幾何時。亦何欲？公但喏喏退。亟辭於謝。遂行。嗚呼！公不自結於韓。而自必於去。其中蓋有所守。世固未察也。又公乞謝事時。錢丞相素厚公。留公許用。公公卒不改。以就其執信如此人。亦未知也。秩累中奉大夫。夫人洪氏。封令人。先公卒。子曰師巖。南劍州司理。曰龜。從湖州司法。曰岷。武當軍推官。曰師武。監隆興府稅務。曰師睿。早卒。龜從。及己未第。而岷國子監所解進士也。長女爲道士。曰監省倉上界門林士尹。曰建康府錄事參軍黃時憲。堦也。初公在真州。有倡單流涕言其祖仕先朝爲諫臣。長墜落至此。無面見日月。

公物其世出詰其弟昆皆是亦流涕饒與錢洪令人捐簪
珥稠禡擇士人嫁之銘曰

薛氏之塋清涼之麓千尺飛流百尋老木有美一人薛裳
荀冠自種小草卽山而盤山旣深幽草亦茂好人兮不留
噫銘是考

○○○國子監主簿周公墓誌銘

臨海周子及名洎曾祖光恭城縣丞祖公舉父國賓子及
少以文自名第乾道丙戌進士授新昌縣尉辟淮西總領
所酒官淳熙戊戌中博學宏詞差江東憲司幹官除太學
正初王抃起吏胥預密議嗜利者因緣請祝希薦進聲連
勢合附和傾朝廷所主用其人已敗猶莫敢詰子及見上
具論其姦累數千萬言曰中書舍人爲抃子行詞職爾猶
借王命納詔於抃使天下傳笑而不知媿則其他公卿可

其氣歎薄可以震憾山岳
以忠義愛國之所積此
考文何必不達歐王

以類推陛下欲開言路進人材修政事今小人在側回護
蔽隔雖不拒諫而常玩諫願明示斥去且陛下盛德豈以
斯人負謗上問小人誰也旣知爲抃則大寤曰朕始於卿
聞此時賀會慶節故事虜使在不下除日忽中批王抃在
外宮觀羣臣驚愕子及指攻抃最急因縱放他事不以紀
序亦累數千言曰今宗子恩科數雖裁損此何足以救官
冗耶宜自禁掖始次宰執侍從可也軍士食錢主兵官銷
刻幾盡矣餓而思亂得無以唐奉天事爲戒內藏諸庫儲
積豐衍今流離滿道若量出賑救此亦民財也近奏對尤
謬妄者至今宰執臺諫子弟食祠廟祿而理考任陛下亦
遽從之彼梁肉稚兒豈過爲地哉本置要官事有當否使
之豫言人有邪正使之先辨所以防未形之患戢將肆之
姦也如害已流溢而後言從之則何及矣陛下幸擇其人

諭以嚴詔自今施設未當任用非人皆須先事而陳無或有諱至於附下罔上緘默不言後已著明必罰毋赦蓋亦爲拊也語既出聞者皆震恐失色大臣貴近惡侵已太甚側目視之子及不自安求外補俄以憂去除國子監主簿於是虜再通和二十年矣一日復還遼左聘使不至中外罔測徒竊議而未有言者子及建言近日中黑氣陽明眊昏當春祁寒霧雪彌月天象示戒甚矣陛下宜修德警備因列入事曰選將帥擇軍士遣間諜議城守備戰艦儲糧食節財用委謀臣復累數千言纖悉指畫如目見無遺上駭異事事折難且曰朕密設備豫卿豈知之子及對曰設之祕密臣不敢知備之有無衆所見也今陛下謂已有備小臣以爲未有二者之間願陛下留意上歎曰朕比見卿更過曩日明日諭樞密使周某知邊事甚詳今士大夫不

此處稍冗

此後會張鼓盪如動天之風
掀海之濤湧王以復此盛
氣矣

如也尋召試館職既擇日暴得疾不起淳熙十二年五月二十九日也三子樸柏棫奉其喪葬于雲溪夫人王氏經史通習能文工詩敬子及之孝友奉命惟恐不至故其父母兄弟無間言先子及卒母夫人痛惜曰吾婦賢誰當繼者惟其兄弟爲可且臨川名家也故復室王氏女二人適朱渭老趙師由皆太學進士樸後名成子以上舍奏名敎授澧州學按五日一輪對本朝盛典也監主簿學正皆末僚亦同五品以上奏事所以廣延英豪通下情也士或不脫草野避忌疎畧此淺陋之罪也至子及不然宏詞人世號選定兩制其初爲職事官養歲月熟儀度而已議論激取決於一對非其責也然子及不顧禍福不計合否輒透盡底裏疾如湧泉驟如發機豈冒妄抵突至此哉蓋忠義憂國之所積爾余常怪馬周徒步開說是時唐業已定欲

此處上節五字亦必欲更簡
遠此中心文之通病也
熟觀八家文則知之矣

增廣大安無幸九成不封功臣及省營造教諸王擇守令
下至齶齶鼓代傳呼皆常行見事非老謀沈策也然太宗
託寄心腹遂與房杜王魏等獨未見子及之言耶其驚世
絕俗何止一馬周也方王抃勢重而丞相御史相與依憑
不謂太學正力能去之然則孝宗之聖過太宗遠矣余固
哀子及前遭父憂後死旬朔間不得究馬周萬一之用也
豈不為異代君臣之遇合者重惜哉子及又有論地震疏
萬餘言屬病革不果上觀其直遂歷詆矢詞四達視岑文
本所謂切理會文不可增減聽之靡靡忘倦益其細者余
既序見其大槩且俾成子別為書以行於世庶有志者得
詳焉銘曰
斷歟惟工告歟惟著命不永延若先有知甫見天子傾倒
出之去一凶人行父庶幾鏘其諫書鳴後是貽

格布奇

建康府教授惠君墓誌銘

毘陵惠端方為永嘉丞與民爾汝求事情實而審實其便
處不以妄與奪取快也士後出迭唱和相朋友同蔬共醢
無倦日然立於高遠不可洩近數年來稱州之賢大夫僉
曰惠丞交譽於太吏率氣力薄吏所易侮緣是未改官人
尤惜之丞不動意獨謂余曰吾父乾道八年三月某日卒
十二月某日葬君山鄉原曰野山仕信州鉛山簿監行在
激賞庫糴場用薦者得宣教郎教授建康府而已夫用不
究可悲也後四十年遠無以詔吾重悲之子幸使墓有銘
可乎惠氏始見莊周號惠施而居毗陵之宜興者六世君
諱哲字茂明父承事郎俊民苦學被惑疾祖父溥自教之
君夙悟幼成與兄國子博士迪勵志讀書至所過者化所
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辯論往往終夕不就睡祖父欣

然曰吾孫其庶乎遂皆以文學有時名同登進士第既入官以能見異以廉見敬鉛山脩廢決滯民畏愛過於令賴之如已出守徐公林亟薦之糴場米數十萬孝宗初親政邏卒猝至一日詔捕糴吏甚急提領官召君慰安之曰廉士無恐也既上取出入籍視之不得毫髮於是周參政葵謀薦君會罷政不果周舍人麟之既薦君之兄又將薦君不果單侍御時將辟君爲屬以格不果亦會君死纔五十六矣初娶孫氏再娶蔡氏子端本新岳陽軍節度推官次端方也女四人嫁迪功郎常州晉陵縣尉錢正國迪功郎常德府司戶申洸進士周作霖王龜皆已卒孫純夫迪功郎台州司法有夫迪功郎新建康府溧陽縣尉道夫德夫自君之曾祖正議大夫智訓其子專及需始官顯至君兄弟子孫世有科目興於孝友而文字潤澤之尙德不務

進雖仕不急用其家法也銘曰

湖湫紺冽兼兩峰涵暉發祥藹冲融惠君之文地所鍾如雲章天雨不從生死變化塞復通相其子孫與時隆

朝奉郎致仕俞公墓誌銘

公姓俞氏諱寬字伯仁臨安人曾祖舉祖昌齡世爲臨安儒家父徹尤工文詞與張子韶凌季文同有時名公年十三入縣學筆墨意度如成人長老皆器此兒行貴矣初其父旣貢辟靡避亂不行復擯鄉舉慨然謂公曰吾聞得而不止無義者也失而不止無命者也銜於得失欲止不能進不足以事君退不足以成身是兼無義命者也吾將止矣若能佐我乎於是公尙少也及父卒而公已壯絲粟程度如父在弗敢失旣而生有以養死有以送冠婚賓祭必具凶荒乏貧必與入其塾誦讀之鏘然覃思之悠然人雅

多公父子不窮於儒也。及已得仕，勿亟勿徐，擇義必精，不爲利回，與可偕入，與否偕退，無失道而已。人又知公不特能以所難止者從其父，而又能以所難進者詔其子也。公年益侵，始有山水花竹之樂，老兄弟相攜，間出鄉人見其無車馬而步，輕履安相與，追隨迎勞曰：「福人也。」公則人人與語酌飲之，且酌且行，歡笑盡日而返。嘉定元年，公九十有三矣。子烈以起居舍人爲金人報謝使，住都梁境上數月，公常手書問邊事，虜情視使自愛，報國辭甚壯。一日呼其幼子珙曰：「我欲歸矣，家人莫喻。明日又令設洗沐，未及而逝。實七月乙丑，蓋舍人出境之日也。」是年十二月壬午葬于下洪山，累封朝奉郎，服緋衣銀魚。夫人張氏封安人，子三人，長曰璨，將仕郎，早卒。四壻：王庭實、高健、王思恭、戴宗師也。孫曰玠，迪功郎，台州寧海縣主簿。曰坦，將仕郎，舍人。

免公喪，召入西掖爲侍從。臣今爲中奉大夫、知明州某辱舍人同僚張夫人墓竊有銘焉。暨公葬，又以爲請，病不克就者六七寒暑，嗚呼！公意承其考，變通訕伸以待天命，卒大報之，是宜銘已。銘曰：公某小官，奮其忠貞，公以公，涸研燥筆，陋儒之酸，肥馬輕裘，鄙夫之盤，廣能具禮，約能守義，天福方來，導迎使至，長原回回，高木陰陰，有式其阡，昭公此心。

○中奉大夫直龍圖閣司農卿林公墓誌銘

公林氏諱湜，字正甫，福州長溪人。曾祖巖，祖樛，父師中，贈中奉大夫。中奉迎師於蜀，得師先生以歸，學者常數百人。中奉爲高第，公入太學，與石斗文、吳俛、吳俯、張淵並時知名。登紹興庚辰進士第，爲富陽尉。虜亮之亂，部弓手截隘處，邑豪乘時販鹽行劫，公捕擒之，代歸。教授明州，朝廷會

其勞改官知泉州晉江縣州分造戰船公曰負郭豈有羨錢耶何忍斂百姓將捨去諸番義公之爲助其役舟先就而民不知滿秩攀留空一城通判南劍太守議官自賣酒公爭曰賣鹽已病矣又益以酒且閩地俱萬戶也今始自南劍他郡效之君不畏八州民怨已乎守諱其切自爲奏朝廷視無通判署疑之方下公條上言者亦謂閩近瘴故二稅有酒錢而民自酤今創禁之非舊制也守奏遂格汀州賦輸無法更多取自入爲百姓患帥漕請均節之以委公公索其征有公庫鮮脯食次冊差出貼支等錢皆數千計他多此類守倖俸數倍矣小官薄復別貸以給公約其歲用增損適平省緡錢四萬還之民監司更薦召審察幹辦諸司審計司遷太常寺主簿國子監丞太常丞紹熙元年遷監察御史公久官南方無中援旣入朝名人善士一

宋時臺諫同居

見如舊識相謂曰今士大夫去就常以臺諫官賢否爲卜是公格應入臺得如斯人者庶幾乎至是竟用公故事臺諫官居同宅相愛助厚甚彈劾論諫必相參審好惡指趣不少異曰所以共持紀綱也公獨喟然曰吾不惟賢與善是親正人之慍於衆小人是助好惡去取不以公論爲歸而曰共持其紀綱也夫紀綱者豈臺諫官爲私之地歟他日見上奏曰陛下託股肱於宰執而除授多小人寄耳目於臺諫而彈擊多君子治亂之大無過此也執論移晷侍立舍人言於衆曰今日察院爭何事反覆不已也自是與其長不合矣時小人知公意頗自爲計公與同列三人論劾甚銳至一日罷數人內外皆聳方依公爲重而上以覺察過數詔諭公公爲殿試詳定官考直言者居第一而上不用及殿中侍御史劉德脩下遷公曰吾可以去矣劉公

蓋公所謂親而助之者也。公奏直劉公不報錢之望，知靜江府。公再論之上，罷之望出。公浙東提刑，宰執合前願，少留不聽。移江西轉運判官，楚多訟，吏積厭苦。公曰：「已恣睢而使民以弭筆成名乎？取滯訟自判之數月，至者益少。免贛州科罰，罷龍南安遠折變，減興國淮衣絹，南安聖節銀及水滌州縣窠名之在漕司者，皆除之。歲損數萬，而漕計猶增於舊。召爲吏部郎中，遷太府少卿。以孝宗遺留使虜，始光宗過重華宮，疎闢公再三，請未效。而孝宗崩，上內禪，公入辭，首以奉親歡，杜讒口爲勸。上俯聽，首肯數四，謂吏部侍郎彭龜年曰：「朕初卽位，未識羣臣，此老成重厚人也。在道繫帶及國通名，有未合者，連卻虜議，至賜衣以其服。」被公公揮擲去。虜人曰：「君命何可慢也？」公曰：「宋正統相承羣官服視其品，今易左衽，有死而已。」爭辯甚久，虜趣入謝。

公盛服如故，虜不能屈，復命。上迎謂曰：「卿守禮甚堅，國體不失。朕所知也。」遷司農卿。公之還自江西，衆望謂公當遂用。公論事不假借。慶元初，韓侂胄始專國朝，士多自引去。呂祖儉上書爭之，貶嶺外。公見余丞相曰：「呂子約匆匆南行，奈何？叔世事不宜有執奏，收回大臣責也。丞相可不勉乎？」語喧一時。權近側睨公，因力請外。除直寶文閣，湖北運副。未幾，與沖佑觀起知泉州，不樂。公者猶謂不可復與沖佑畢祠，遂請老。進龍圖閣，致仕。嘉泰二年七月二十六日卒。年七十一。公晚而居平陽松山，溫福之間也。遂以三年十二月十九日葬於賢沙里。夫人黃氏，封令人。子介、文、林、郎、孫孟嘉、孟治，皆登仕郎。孟淮、孫文二人。公合女兄弟十人。兄淳尉朝陽，夫婦死，公經紀振業。官其子，身餘弟妹亦自足。再從叔貧，無後，爲立嗣，嫁其女。性淡薄，散朗，雖居官

精敏遇事立斷而平居但教諸生誦說若不涉世故者於善惡賢不肖明白而尤護惜善類世所謂善人君子常欲以一身同其榮悴去留故議論多激發見忌於人以是齟齬廢斥而終不悔朱公元晦既謫士諱其學公執弟子禮不變未歿數月猶走書問疑義云介錄其文號盤隱類藁十卷介喜節知類能似公來請銘余昔與公及詹元善同在太常續炬縱語以銘屬余者也銘白
天膏寥寥分一燈耿然自照非外明奉璋來朝如景星善人視之爲廢興紹熙御史慶元卿義能扶持事不勝乾剛坤柔相降升以待後死銘有徵

○○草廬先生墓誌銘

草廬先生姓林氏名稟字叔和黃巖縣人事父母兄無違志朋友不倍其言妻子裕如也隣里懽如也其行既修矣

少而廣問博請長而探幽索微老而愈勤窮而益信其學既明矣面於方山木或春彫草或冬蕃并不先汲炊不蚤孰躡行株坐自若也邑後生聚而謀曰得無從草廬游乎先生得無思見我乎邑大夫作而顧曰某獄疑先生決之乎某政謬草廬知之乎年七十一一日筆數牘緘題竟就床若將寐者視之已卒其爲士者無不弔而哀如不欲生也卒之十月丙戌明年嘉定十年正月丁酉葬於樟槿山其爲士者無不送而號如不欲歸也或肖其像恍乎草廬之容也或玩其書冷乎先生之音也嗚呼世謂文華之俗薄雖躬行樸厚不能化曷不視此乎自孟子爲論世尙友之說始輕視一鄉之善蓋天下所同善者猶未足也况一鄉哉按周官鄉卽國也黃巖古伯男國也二鄉公也公且君爽預焉一鄉卿也閔散南宮适參焉王國之善卽天下

深有所慨吳子良所謂無一非在語也

為父子兄弟之序而後民法
之心所倚一紳善士甚生
文之西異乃心獨遠宋以
後無之

之善也豈孟子未見周禮而以戰國近事言之乎然則一
鄉之所謂君子者固無往而不為君子矣夫疑天下之善
不足於一鄉而又以一鄉之善不足於天下者惑也先生
之子季復幼常除喪來告余既竊有感於孟子遂以記其
墓兩夫人皆陳氏女嫁胡惠連銘曰
噫昔追隨五十年近離遠合交傾宣一札不至奄重泉矢
詞如忘徒泣然

袁聲史墓誌銘

聲史袁氏名直友幼而奇傑父延孺知武進縣提舉杜師
旦兼常州怒武進小書字大訶詰累至家人恐君忽立常
州庭高語曰尊年邁日眊小書童子所代爾即有罪兒坐
無及尊也師旦異之乃免稍長闊達多大節葬武進於烏
程厲山盡賣其產道上連駟馬家旁置百家焉張丞相雖

敗符離孝宗意尙銳論者爭言虜當擊君獨上疏今比勾
踐棲會稽時粗勝不多願陛下少忍且須後卒割地而和
虞丞相復與上謀出蜀師會長安君曰吳氏挾虜自重久
矣今誠能臂指使從我乎虞公默默蜀師不果出既相薦
君及魏揆之於上君雅不好揆之固辭揆之獨召對後四
十年君七十餘矣韓侂胄以虜自為功士大夫不敢問君
間語侂胄自古君倡而後臣和無以人臣專大征伐諸葛
亮雖為忠桓溫劉裕為篡矣公將何所据侂胄不答逾年
被殺君又數上書及與執政多論天下事金陵無帥謂字
文簽書何不自行宇文不平出鄙語曰真九百君大悔恨
自是不復言袁氏世家建安曾祖禮祖符第進士奉議郎
奉議次其譜曰司徒裔孫邵甫醜紹術之亂逃徙上虞袁
晁反浙東邵甫之後復醜之又逃徙閩故為建安人子敏

孺通判滄州餉軍白溝河軍敗死之廷孺漣水軍司戶女
真陷漣水亦死之季卽武進但以書叙戰守形勢無親附
秦呼曰來吾與若共此武進但以書叙戰守形勢無親附
意秦不喜武進竟不往部注知縣者三終其身益上虞建
安之袁能以潔易汗滄州兄弟再死節武進不阿所欲於
故舊至君策畫念慮必以國不以己窮苦貫稚耄常守一
意何義理千餘年未嘗間絕哉初虞丞相薦君既不受舉
進士亦不中弟說友知衢州光宗立持其表來賀得海鹽
催煎未久棄去爲常州推官又棄去以嘉定六年二月二
日卒年八十五月六日耐於武進之墓夫人陳氏子五人
女之壻曰文林郎江東提舉司幹官曾諒曰范希爽孫男
女各四人說友事兄謹宦浸達至參知政事君無一錢食
客輒爲萬錢具費皆出參政長子聘儒癸丑進士朝奉郎

水心每謂春秋戰國人材非
後世所及見習學記言註
其論亦甚可憫

此水心感激語

水心手當時利害言
後痛切所以文有回條

浙東安撫司機宜次舉儒早卒次學儒欽儒立儒皆參政
奏官之人以爲難余觀君疎於世故而謀國無不中不見
小利而大義常獨決其品等在春秋戰國中非後世之才
也雖然創爲強者難持而安處弱者易效蓋唐以後通患
而春秋戰國所無也然則強果不可以創爲耶銘曰
遠矣聲史匪競匪營以節爲身千載同清尙其後昆無改
厥承

京西運判方公神道碑

方氏自固始遷莆田九世矣公名崧卿字季申曾祖早祖
淵父憲陽江合贈朝議大夫陽江歿而公生孤特強立俊
異躡倫等舉進士教官中其科教授越州母喪止幹辦湖
廣總領所公事添差淮西安撫司屬官員省爲兩浙轉運
司屬官知上饒縣提舉常平薦審察通判明州知南安軍

政最一路諸司合奏擢知吉州提點廣東刑獄移廣西轉運判官復移京西紹熙五年三月二十五日終於襄陽年六十慶元三年正月丙午葬於瀨溪公學極原本有書以來無不通習聚帙數萬多朱黃塗乙處宿疑隱問一事常類舉十餘續橫浦集補襄陽志皆釐糾昔謬韓氏文行於世二百年其始所從家異人殊不能相一學者患之公會證劬引爲書二十餘卷得以據依他本廢矣夫人葉氏丞相顯女公用丞相治縣法分保正副旬詣邑受令保長五日一輪役當募者第其色力緘之按上民大喜上下無敢不信然公天資精於吏職在南安吉州尤稱神明其所予奪人以為經方守者一字不可改也初廣西諸州及經畧司歲用乏朝廷命轉運使煮鹽給之或官自賣或客販率四五年鹽積不售仰哺竭則多科增價而民病矣天子但

然加惠遠方輒賜爲貫錢萬者數十黜議主更法以便民公轉漕時適當官賣之後請曰夫食鹽有定口不量其入而以官用賦鹽豈官賣則善於客販哉今撥屬州鹽籬七萬五千有奇而實賣纔踰六萬稍積不已是十六郡歲用每折四而爲五也廣西別發湖廣總司錢贏八萬靖州三萬歲以爲常夫自治不暇而猶餽輓他路是於折減之外更增十餘萬以自困也然則不及十年官賣之弊甚於客販矣益下固損上非有異術待更法而後損已晚曷若自今諸州守實賣之數本路免別發之額勢足相補法可久行其言殷重惻切天子以爲然行之至今嗟夫嶺海絕徼視中州近縣不齊也彼地素薄於財則簡其貢稅兼官併吏合兵於農而因其俗以富之不備責也若夫財不足以養其地矣奈何猶欲具體焉故公謂官般非必善於客販

其要在嶺民免責鹽官府粗自立而已者豈不然哉公徧行瘴土盡其利害得消渴疾醫不能愈邕桂人哀思之二子直孺新改官信孺開禧初挺入虜帳再結和由韶州爲廣西提刑運判繼公行部父老迎拜悲喜旣相與畫公像春秋報祠公階朝請大夫贈至五品賓佐又謂應刻碑墓上遂來求文余嘉公博於儒而以吏得民惜其不及驗於稽古勸學之事而愛民之志利民之術又非特一廣西之鹽而止也詳其已行而信其未行或庶幾焉銘曰
鹽利之末挈作邦柄增多不已鹹苦爲病艱懃方公斟酌行之如彼飲食時其渴飢方公甚文甚文且博廷發大議可諷可度六府惟修緼而莫陳獨正此鹽嶺服是遵墓柏成峯有闢其道嶺人之思賽禱以報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墓誌銘

○文林郎前祕書省正字周君南仲墓誌銘

君名南仲字南仲對紹熙元年進士策祕自宮掖俚及屢肆畧無不言其最切於世論者曰陛下聰明爲小人蔽蒙甚有三一曰道學二曰朋黨三曰皇極夫仁義禮樂是爲道問辨講習是爲學人有不知學學有不聞道皆棄材也古人同天下而爲善故得謂之道學名之至美者也小夫譖人不能爲善而惡其異己於是反而攻之而曰此天下之惡名也陛下入其說而抱材負學之士以道學棄之矣惡名旣立爭爲畏避遷就迎合掃跡滅影不勝衆矣小夫譖人猶不已又取其不應和少罵譏者亦例嫌之曰我則彼毀爾奚默焉是與道學相爲黨爾陛下又入其說而中立

不倚之士以朋黨不用矣。舉國中之士不陷於道學則困於朋黨矣。唯其不能可否而自爲智無所執守而自爲賢然後竊箕子公平正直之說爲庸人自便之地而建皇極之論起矣。夫箕子所謂有爲有猷有守是有材有道有操執之人也。汝則念之斯須不可忘也不協於極而亦受之謂其雖有偏而終有用亦當收拾而成就之也。今所謂道學朋黨者正皇極所用之人也。奈何棄天下之有材有道有操執者取其庸人外若無過中實姦罔者而用之而謂之建皇極哉。其故無他闕冗適尊異凡庸當奮興天下之大禍始於道學而終於皇極矣。考官奏擬第一中語不用教授池州熙寧後道學始盛而攻短者亦繼出。靳侮交雜意極鄙悖士不敢辨也。獨君能辨之至謂道學朋黨卽皇極所用之人則自箕子以來爲之訓解者未有及君此言

也。時天下益勸攻道學新昌黃文叔名忤要地御史遂指爲魁傑而君其壻也罷教授差常州推官父卒不行主管吏部架閣文字開禧二年下詔訟虜曰讎恥累世矣卽日討伐調度汹汹君賤不及議常憂迫不自安坐起顛倒樞密院開機速房以朝士掌之兵事密畫皆使論定而後上君與選焉大恐辭曰吾方以先事造兵爲發狂必死之藥敢嚮邇乎朝廷不能奪與議併寢因求補外幹辦浙東常平司明年召試館職虜留兵濠州江淮未靜君言善爲國者不執理以強勢之所難常順勢以伸理之所易今日之急復和而已寧使力尙有餘而惜和之早毋使力已不足而恨和之遲也天下繁委當付俊傑今廟堂無能盡出胥吏蒼頭廬兒干政接踵漿酒藿肉瀾翻其家根本大壞矣於是擅事者怒悔召君謾除正字趙幾道爲太常丞論成

此下十修外略有冗處

肅后山陵不當過江斥次且逐君母卒得止再除正字御
史劾嘗以田賂蘇師旦遽罷師旦田入安邊庫賂之圭名
故在也嘉定六年朝廷以近比由館學牽復者與幹官使
其友壻訊君君要誓不願詞甚苦故命久不下九月晦驟
食蟹下利上喘閏月朔卒年五十五七年二月某日葬穹
窿山職嗚君耽書喜誦出於天性十五六時視吳下問學
止科舉心陋之一往旬日已棄去歲五易師一易師爲傾
動相播告擯絕旣從余初若無所論質已而耳改目化氣
竦神涌古今事物錯落高下不以涯量頓悟捷得受之若
驚行之若疑標樹山嶽之上越軼風霆之外故朋昔類望
塵不及皆靡弛而逝矣常以世道興廢爲己重負一飯不
顧私憂時如家憂人如身人情多玩忽見事君惻心袒慮
覩緩知亟老校小史引坐深語所知往往非人所能知也

感慨沉頓

文詞撥去今作脫換騷雅欲以力自成家而瓌麗精切達
於時用亦人所不及也端行拱立尺寸程準門內順穆廉
節整飭自賜第授文林郎終身不進官兩爲館職數月止
旣絕意屏坐衣食弊惡雞鳴挾書盡夜分皆憶念上口數
千載未了事皆欲正定名章偉著皆欲銓品異聞逸傳皆
欲論述曰此所以遺吾老俟吾死也嗚呼材之難也俗壞
教失苟得一二以自好故成之難成矣不用矣不憤不愠
樂而不悶尤難也然則老其不遇之年伸其不用之業疑
若可矣而猶不然何哉君吳縣人曾祖昇祖困父安道承
奉郎娶黃氏子深源嘉興縣丞乙丑進士也浚源澄源女
嫁湖南機宜衛樸次未行孫曰某曰某始余屢扳君使究
其論君畏浙江之濤馮翁之嘯屢辭焉曰未暇也嗟夫余
固囑累子而反累余銘曰

孰材多而賤兮。超昊蒼。跨鸞龍。曠一世而僅逢。孰材少而貴兮。冒欽崙。沒塵泥。困百謫而窮凶。雖遠求而莫致。常近獲而不容。抱和璧以並別。扣牛鐸而偏聾。晉楚非曾參之對兮。顏回豈與松喬乎比崇。夕余箱兮。納職鳴之月朝。余觴兮。進穹窿之風悲。子不可見兮。余將曷從。

寶謨閣直學士贈光祿大夫劉公墓誌銘

公諱穎。字公實。衢州西安人。曾祖瑫。祖持。右廸功郎。父蘊。贈正議大夫。公紹興丁丑中進士第。主溧陽縣簿。虜窺江。退州索民租未入者。公白留守虜事急。民不勝病矣。請因以賜民。張丞相悟。謝曰。慮不及此。卽奏閣免。由是知公令其子。棊與游。教授全州。勤苦自力。率諸生同夜旦。湖湘化之士人。增倍改官。知鉛山縣。陳丞相訝曰。薄職事官耶。公謝以當應新制而已。正議卒。知常熟縣。素號繁難。前後健

者盛氣。鉏剗顧不克。公降心條理。更以治稱。簽判潭州。卽負其能。僚吏憚懼。公約以中道。常屈而改爲。及陳峒反。所禽滅多。公計策既入朝。乃言簽判功在臣上。臣實愧之。召監進奏院。遷太常寺主簿。遷丞兼兵部郎官。監司皆上。自選提舉浙西常平茶鹽事。公言。特備糴本。盡廢圍田者。再未及用。就遷提刑。蔡州縣母得法外。自恣。問詣獄。察不應。繫數十爲曹。縱遣之。百姓走。愬道相屬。權勢交恨。御史遂以介僻劾。公罷。久之。御史去除江西轉運判官。德化縣田逃徙太半。守乞免稅。至五六不報。公以見種實稅均。其荒萊民願佃者。第減之。上供自若。而逃田盡復。屬州緣緝。黥登極科。進奉千餘。公亟奏黜。而薦其名士。潔廉者十數。除直祕閣。淮東運副。初水敗楚州城。幫修久未定。總領拔公預議。公接伴虜生辰。入對。言劉超欲壞舊城。改築國家何

抱淨息猶今各同胥吏之也
解蓋為都蘇任至一身固
息若干而多者自取之也
遼雜猶言勒買抑配之別
名也

故捐數百萬緡為軍帥幸賞地可一語決也光宗從之城
完牢至今除戶部郎中淮東總領務場以額鈔抵賞陰失
餉計積三十年無知者公隱核得之度賣絕增餉三年遷
司農少卿總領淮西先是有總領自乞為都釀抱淨息而
私其贏後稍益侵反以大軍錢佐之邀糴徧江淮遷履歲
月回易如負販王人之體盡矣公在事雖無幾名實有辨
義利判然斥部內竊借總司為姦者其人大吏難動搖者
也太夫人董氏卒除直寶謨閣江東運副又知平江府皆
未上除宗正少卿起昇郎實錄院檢討官權戶部侍郎同
修撰瘍生於頰提舉興國宮除集英殿修撰知寧國府改
知紹興府越東西都而彫郡也數旱災然衆欲所輔念不
暇郵公歎曰民何罪吾不忍用太守禮食其粟過矣浮餽
妄請皆不與又乞鬻僧道止添差曰庶幾寬之遽差知平

江府公徑歸復提舉興國宮知泉州泉州富樂其暴桀椎
埋羣偷而衆奪者悉株連送遠地則一以靜鎮事從其俗
人尤愛之蕃舶至舊與提舉閱視公不往第遣職官喻曰
貨不汝買也待制華文閣次子正學死復乞興國而歸公
歷官大小各有意隨其病傷鍼石施焉蘇愈而止不執寬
猛之偏術抑人以徇己也余所述近是矣立朝進退必以
義立德所尚陳說正理而扶救之不懷避就之淺心貶己
以合時也孝宗時博謀盡下人臣爭承風自獻公乃奏今
日之失在輕聽人言而已昔之施為今復棄置損盛德矣
上既優待三衙與執政鈞禮公又言兵權惡專况今之將
帥何足稱頤指哉光宗時論人主難克而易流者四曰逸
豫無節賜予無度儒臣易疎近倖易昵也慶元初始得親
近即疏言二三執政非所謂坐而論道耶致今日之治要

今國家之事其須深講者
多矣而樞臣高第常文者
首肯而退身嗚呼其何以
為之

須深講今不過尋常文書肯首而退爾大官大職安得輕
授冗兵冗吏所宜痛減橫恩濫賞不可輒啟巧請他比不
可曲從皆今日大患也又言修德莫先於務學學之道存
在己不息之誠極取人為善之益者也夫易貴朋友之講
習禮戒獨學之寡陋今勸講久廢矣方是時風俗一變其
正邪消長而好惡向背之際有甚難言者公獨謂黨與傾
擠報復迭起願陛下御之以道容之以德不然元祐崇觀
可監也且今日已爾又將如後世何公立朝論事落落多
此類余所謂不貶己以合時者也公自泉歸而與國滿四
年不再請有為言而與者辭不獲然後受已而復請老進
敷文閣待制致仕嘉定元年除刑部侍郎公曰臣已得謝
矣惟陛下哀憐俾全末路進龍圖閣宮觀數月復以公知
婺州公又曰若強臣此行狼狽殞越身無處所有虧名義

取請士論上知不可奪祿宮觀者再又請老以寶謨閣直
學士致仕嘉定六年三月二十七日鄉晨坐索湯盥潔而
終年七十八贈光祿大夫碩人楊氏先公四年卒三子曰
強學奉議郎主管仙都觀曰正學宣義郎曰志學宣教郎
知仙居縣三女壻曰承事郎華亭知縣陸三省進士徐冲
通直郎蕭山縣丞余岡孫男六常道迪功郎監車輅院常
德從事郎晉陵縣尉常武迪功郎監紹興府都稅院常盞
常明常先登仕郎孫女五壻曰將仕郎徐士廉承事郎趙
與勳進士毛用之潘自楚曾孫男三女二十二月壬寅葬
公於靖安鄉巖山余既錄公終始大節而又知其自少年
高識特立無倚附陳應求劉共甫名公卿也挽致不得寔
甘服州縣其出浙西連七八外徙十餘年有以淹速訊之
公笑謝曰吾所欲也其在侍從而故與周旋傾吐無間者

宋時已改仕而後用者先席
改仕蓋猶合所謂銷去

方居中用事提將相與人如反手然公從是絕矣常言士
以不辱身為重用捨命也其為少宗正而趙丞相適歸相
遇於廢寺泥雨不能伸足但僧床立語曰寄謝余參政某
雖去而人材猶在朝廷幸善待之公曰相公人材即參政
人材也使果賢參政之責非宰相之憂也揖而別余公繼
相卒於善人多所全佑公助之也及後落公致仕而同時
被落者皆已起為執政獨公不顧詞婉而正志恬而安嗚
呼斯完矣夫銘曰

公先幽潛始自正議隆興初元匭書千至天子驚嗟曰纔
一二公時已仕德器早成物麤兼融理冲獨榮前方後方
不斷而行勢有險夷情有戚休畀我百為從容並酬階卿
級侯衆俯僂之時而莫前公則戶之始居疊石巖開洞劃
九仙爛柯今古一奕後依菱塘陂斜浦橫欵乃其歌五湖

時先生年六十五

夜明有芝九折有松千尺雲藏霧冪以庇茲刻

故吏部侍郎劉公墓誌銘

先提其功之最偉者叙一
段極有奇勢凡爾大臣文
字須如此法

開禧二年冬虜舉國入寇蜀楚淮徐同日被兵上詔邊臣
謹城壁縱民徙內地虜求戰不許鹵掠無所獲既而大雪
數尺凍饑太半死皆引去獨留數千人於濠州以綴和明
年六月劉公退翁為賀金國生辰使虜論議往返未決公
至揚州詔還潤州以俟自兵起鹽商不敢行傳言虜且犯
通泰而提舉官相繼遜逸鹽利大乏朝廷患之即京口用
公提舉淮東常平鹽事公曰鹽在北而移司於南異日虜
不至使剽奪竊窺吾之責也遂渡江益貸亭戶鹽既增積
舟相接數千里賣盡復其舊又明年改嘉定元年就為轉
運判官虜卒請和公得運司留錢十九千護視通問賀生
辰使各一又自為接送件遺留使三年為兩浙轉運判官

四年為副使自浙徂淮凡北使送迎之事經公裁定後皆為成式州縣無橫費暴役兩運司各有贏財蓋五六年中自虜約和而公以選居其間至于約成而能堅且久其所以阜財寬民上下之情交孚而綏懷安集之政行焉公姓劉氏諱彌正莆田人也由進士第歷潮州司戶參軍監鎮江府權貨務茶場知撫州臨川縣入為諸司糧料院太常寺主簿樞密院編修官太常丞兼左曹郎官其提舉轉運淮東也召為吏部員外郎兼考功右司進左司郎中以直寶謨閣為運判遂自副使為太常少卿國史院編修實錄院檢討官除起居舍人遷郎遂為吏部侍郎公方靜簡質與人不苟立同異至臨事鯁峭除民疾痛剛果立發必達其志而後已在臨川守以畸零稅迫縣公故為寬期曰此於法不當徵也守怒甚荷邑胥項廷訴公公曰以喜怒罪

今武臣並州軍功雜流為知縣弊亦甚矣亦宜有此舉動也

令則可然畸零稅不可得也歲旱按田傷者自蠲之端午守戒縣取鼓以節渡者且檄公至其所曰無令敢譁公曰民無鼓而知縣有公事不可往往尉職爾其在朝而陳丞相自強復公不附已故出以使虜又疑虜復犯淮故就用為提鹽皆欲以危地陷公也公既盡通鹽利則力繩武將之兼州者使奉法奏罷軍功雜流之為縣者悉注文臣賑業其部之貧民錢米各有差其至真州官私屋初立坊巷街始具城樓櫓皆新成取廣儲富安倉稻麥以食餓羸淮東漸如平時矣自渡江而帥漕為應辦官儒生節士苦不得行意公既過清無敢以私問者事關內臣未嘗與相見饜不宿設門衢寂然公之始入朝兵禍起有萌擅國者名使議鐵錢實以邊事付之公行兩淮久而後返言無故而先發天理不順無豫而輕舉人謀不從擅國者怒促進師

既皆潰敗。公又言：今虜頓兵要我復和，急之權則在人矣。緩敵莫難於財，若令任帥守監司管軍以上，貲豪其地者，皆有以佐軍須而宮掖之奉，吏胥蠹食，悉加裁擯，使國用未甚屈，則虜可力持而計可徐定也。其論先後之序如此。在太常言初相光宗，周必大留正也。及升祔，獨葛邲已死，遂得配食。今二臣亡矣，請別議應配者。詔方下其事，公爲侍郎一月，卽以病自乞，不許。滿三月，累疏猶不許。最後許以職守郡，然冀公復瘳也。猶不出命，遂以七月六日卒。年五十七。嘉定六年也。七年三月，歸葬於城南三里寶澗原。前夫人曰方氏，今夫人曰林氏。子四人：曰克莊，迪功郎，隆興府靖安縣主簿；曰克遜，曰克剛，方以公遺恩任之；曰克永，女三人，已嫁者鄉貢進士方濯，其壻也。初，公父名夙，仕至著作郎，著作弟名朔，祕書省正字。余嘗敘其人在名世

之日，忽忽未用死。公幼率諸弟，勤苦緝故業，貧不能具膏火，旁嫗夜績者，光射公牖，輒攜書就之。後皆中第。天下謂能繼其父矣。公教在事內，故鄙事亦勉，志在事外，故雅道不廢介而容物，故不知者不忌密而與善，故知者依爲重。登侍從，淺其事，未著道，未伸也。然推其已行，可以信其未行迹，其不爲可以任其必爲也。有國者未嘗不欲得善人，之用修而至於善者，未嘗不欲爲世用。然公之二父與弟，皆不及用，公將用矣而不究此勢之難合，而可爲天下哀之也。銘曰：

惟墓有勒，惟賢是記。或一已多，或絕不值。猗公之家，我銘者四，皆偉然哉。可詔後世。

邵子文墓誌銘

君名持正，字子文，温州平陽人。少有當世志，用再試禮部

雖寂寥而後折有味

不得第受父致仕恩監台州路橋鎮行在臨平酒庫又以
不礙格薦送者再亦不及官至成忠郎而卒年四十九葬
於睢山夫人陳氏子曰儒珍葬近十年儒珍請余銘八九
至不已君所歷官微事又淺無足載者然余初有學舍而
君在衆中神暇語簡不輕變聲色人蓋已異之訊其業則
文典而瞻尤善以理折衆說故多得譽於朋友後余行四
方而君亦在焉則士大夫重其能歌詩工四六雅安異同
無寒士態疑情滯慮參論平處中利害之實所至皆解榻
延佇傾待之出而仕居監當下列人謂君將不喜不惟不
喜將不能也而君整飭勤瘁甚宜其官於是又皆曰是資
輒細而耐麤澁當無施不可故雖公卿貴人亦往往相爲
引重不少矣士方沈藏汨沒固無以異於庸人幸而暴耀
震顯建功垂閥操筆不勝記標於竹帛爛然光榮豈其所

素有哉以君之沈藏汨沒而自朋友士大夫至於公卿貴
人皆能知君如此乃其所素有也然不幸而終不暴耀震
顯使操筆者遂無以記此固余之所爲悲而儒珍之所爲
殷勤力請而不已也然則雖不暴耀震顯而其所素有者
固在矣君父名叔豹嘗監岱山鹽余爲銘者也銘曰
嗟乎子文四得解爲上首晚益銳竟不偶勿以所無廢其
所有

虞夫人墓誌銘

夫人虞氏越山陰人父手雕北辰像事之祝曰必求九天
慧女已而夫人生英悟夙成勁畫麗語不學而能詩書古
文有若素習既歸其夫則屏抑聰明不使銜露日以文成
名子之責也我無預焉凡一家麤重晝夜辛苦無所厭忽
而高筆雅韻常在事外自舅姑叔季內外親戚皆言是嫂

以文言爲章法
亦是窳劣短高而情深
韻遠
此語不詳文姓以郡志
攷之則莫甚姓也止廢

以賢有識起吾宗不以材稱也夫死夫人焚約棄債自治
塋宅據岡阜之宜合寬儉之中人尤以為能而益趣其子
於學義曰爾未解無庸他質則為辯說衮衮如發機中的
焉及子純賜進士第一人不數年至兩制封夫人為太碩
人夫人無喜色後乃連外補衆又歎其遲莫落拓夫人亦
無愠容常曰吾憂吾兒不能及古人爾他尚何覬嘉定五
年夫人從其子守温州明簡靜恕能消弭大鬪使之輕微
郡人甚愛太守且愛夫人曰母之教也夫人亦天性有恩
意聞外杖箠聲輒請入戒曰錯打人乎故人愈愛之如其
母云六年贅女幼子思慕涕泣自越來迎夫人憐之使君
不能止郡人以為大戚曰草樹凍枯天風淒然而吾母遠
道得無霜露之感於是使君徬徨乞歸未聽以十二月二
十三日卒年七十七七年二月二十日從夫葬山陰縣丞

務鄉道木原三子子純中大夫右文殿修撰子英子彥一
女嫁坑治司幹官趙公珏孫曰幼成寄子蘇老鼎孫嫌孫
長孫碩老昌孫申孫龍孫良孫女曰不惜滿女余每患婦
女門內常行殆不足銘若夫人以文字異質立其家聲在
窮達無變志是可述已銘曰

九天下兮遊人間裾褌襪兮珮珊珊悲壽盡兮復來還葬
故迹兮留空山

故禮部尚書龍圖閣學士黃公墓誌銘

公諱度字文叔越新昌人曾祖巽祖惠之父仁靜朝奉大
夫致仕上為光宗壽特賜大夫紫衣金魚公隆興元年中
進士第任瑞安縣尉教授處州母潘夫人卒教授隆興府
改平江府知嘉興縣召監登聞鼓院國子監主簿公志在
經世而以學為本學終其身不私己見為足不名一家有

詩書五十卷周禮五卷得義理所安爲多諸儒罕能過也
史欲抑僭竊存大分別著編年不用前史法至於天文地
理今人以爲不必講井田兵法今人講而不足行者公能
使文與事會卽近驗遠可以據依無昔人迂陋牽合之病
也學旣成轉側州縣久默默無所發及是輪當面對奏言
漢唐英主遭時雖異各競欲爲之心厯歲不渝終獲已成
之效陛下卽位三年矣羣臣猶未喻上志也則豈能以事
應陛下哉臣熟觀世故惟養兵爲大患救患之策幸使民
屯田陰復府衛以銷今之募兵陛下欲爲之初無以過此
又言經筵止讀通鑒寶訓而李燾長編本朝六七大節目
本末所係願加考詳上欣然取長編付講讀官天子旣得
聞兵數與費唧唧歎息亟下公具屯田府衛十六篇上之
會服藥不及進御而經筵以爲長編文字多亦止然由是

知公稍遷丞紹熙四年九月遷監察御史蜀將吳挺死公
建論曰國家徒倚世將扞虜而不爲蜀慮叛臣歲舉緡錢
四千餘萬遡流而運名曰餽邊實富吳氏民力盡矣成都
非用武國本賴梓潼號東西川劍閣天險漢中興勢蔽遮
於外昔人守蜀之常也今內無一兵若吳氏南指兩川豈
朝廷有區區制置使何足抗哉天幸挺忽死子弟未有異
望急合興利爲一稍徙其兵以實兩川罷制置令梓潼兼
領則餽運省而民力可少寬於是上反復語蜀事至日旰
遂以張詔爲興州都統制而合興利分東西川執政莫敢
任責後挺子曦復歸興州竟以蜀叛宣撫制置失守棄地
而去皆如公言紹熙二年光宗始以疾不過重華宮公爲
監丞上書切諫四五年疾甚旣爲御史連疏極諫上將令
右丞相葛邲調護孝宗而後朝邲不以爲誠也公因劾邲

以諫又言太白晝見犯心月犯天關熒惑勾陳行入太微其占爲亂兵入宮以諫既不聽累乞罷去又言臣有父年垂八十不能親養奈何以空言感悟陛下且乞出國門待罪而諫皆不聽又與臺諫官合班對延和殿彈中官陳源楊舜卿等罪大於李輔國公最後口陳數千言曰孔子稱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夫不言公卿大夫不議而言庶人不議何也人主有過公卿大夫諫而改則過不彰庶人奚議焉諫而不改失不可蓋使間巷小人皆得妄議紛然亂生故勝廣黃巢之流議於下國皆隨以亡今天下無不議聖德臣甚危之上莊而不愠也然猶不聽孝宗崩今上禪於重華宮詔復爲御史如故遷右正言知閣韓侂胄驟竊柄威福浸廣意所好惡盡以御筆行之公具論其姦有日矣而御筆出公直顯謨閣知平江府公言御筆蔡京所以

一本作禪按徐誼墓誌於是將禪上臨表未可知也又曰禪之曰嘉王竟立然則作禪是也

亂天下也今太上猶未得見表章不通大駕空返歲饑八九以上盜賊已作餒瘠滿道此爲何時而容侂胄於其間設御筆逐諫官使俛首去不得效一言乎固辭或謂天下方患苦侂胄儻遂因公請與節度使放之外祠禍幾可弭中書知力不敵聽以冲佑祿歸養俄知婺州坐不發蘭溪知縣贓罪降職罷自是綱紀一變大權皆侂胄有而公爲冲佑觀者六然侂胄素敬公不敢害也起知泉州公言大夫年八十六矣不當仕直寶文閣復爲冲佑觀既殺侂胄召用舊人除公太常少卿吏部侍郎公屢移疾以脩撰知福州又與待制上親批授之知建康府兼制置江淮公言兵甚致灾殍餘生盜皆不安易動之形也昔方臘反雖卽滅而天下之勢遂動中國由此不能立今日之急危當使安動當使止上然之賜帶而行公正月至金陵盡四月錢

米所活百餘萬口。除見稅二十餘萬，夜劫城東南，立就擒。而橫山鬱山賊皆奔散。公奏赦之，境內奠枕。民畫像祠公，家爲香火焉。時盜起鹽城，官軍奔潰，踰射陽，攻海陵，越入天長，絕運道，將迸之濠。壽公戍定遠，扼賊西路，給淮東鹽司糧仗，募士鑿擊，遂降。下整得胡海首，以獻。招其歸業九萬家，初避虜之民聚於淮西，坐而仰食十萬人，及刺爲武定軍，猶三萬，而巢縣忠勇、滁州敢勇、督府效用亦數千人。公歎曰：「使爲總領，患未已，而淮人終不安者，此軍也。」因其思歸，悉散遣之。公旣制置其大事，而數路中奏報緩急，雖小事亦應繩墨，薦材良，逐貪懦。比三年，江淮稱治，暇日作冶城樓，廟祀東晉君臣，存江左遺跡。夜引賓佐，質難經義，得新說，披衣排戶以告，爲寶謨閣直學士，入爲禮部尙書。天下意公嚮用矣。公自以年愈高，累數月乞告，不朝會，或

補叙其最大議論之精
神，是所謂志在經世

一出，輒復謝病，請去不已。遂以煥章閣學士知隆興府，卽日歸。越提舉萬壽宮，嘉定六年十月己酉薨，年七十六。始公以府衛蜀兵說光宗不用，後爲上言：「今吳曦誅矣，若遂移關外，戍於成都、潼川，和好成矣。若遂舉籍兵減三之一，皆已至之機，可爲之會也。紹興至今三罷兵矣，所增之賦皆當斥以還民。」又言：「祖宗家法純用儒生，更化之要在尊有德，其經世大指如此。」至言侂冑首縛送李全，而以泗州五千人還虜，皆與時論異。又時方爭言淮之城郭可盡築，公獨謂役力繁重，難支魚貫而守，一處失險，則連城震動。古人城有所不守，地有所不爭，蓋兵家常勢也。訃聞，上嗟悼，遷學士於龍圖閣，加秩中奉大夫，而後致仕。七年某月日葬於上虞縣鳳凰山，碩人洪氏先卒。子曰邁，甲辰進士。迪功郎鎮江府司戶，早卒。日章承奉郎幹辦戶部提領酒

反復詠歎

又補叙著書所謂以學為本

法極嚴氣極雄心絕大文字極可謂而度大處保其議論有甚今日時勢相若明者宜深思之

庫公事曰遵鄉貢進士早卒曰準修職郎丹徒縣丞女之壻曰祕書省正字周南知衢州王棐孫曰元真承務郎元護元貺公初入朝五十餘論侂冑廢比再召七十餘矣又南走閩東北出金陵數年復召已七十五故已言者不行已行者不盡然公晚猶纂易傳未成書前卒數月念得士必三十人乃可為國用今始五六爾病革但卻客危坐與章論說終日其不以老退情終始有立增光前人余所畏也銘曰

維天降材人有常職非其本原行潦之溢公毗於學生死六籍發舒中和仁政義術彼時燠寒流金走石公儼不動內守沖密彼物壯老先銳後屈公常自若致虛用實推其所為思始成卒小猶管晏大可召畢中列三品外倡九牧揣本齊末廢百舉一較銖刀者夫豈不足我懷慨然銘以

貽則

太學博士王君墓誌銘

君名度字君玉越會稽人曾祖光祖鞏父俊民承奉郎少而奇穎再舉於禮部入太學以上舍賜同出身教授楚真二州不至官君素行孝謹葬俞氏暴露哀毀高原谷汲飪沐不時具忽有泉自側溢役夫謹趣功以速成免喪教授舒州江淮士人零落既聞君講說切理會心坐席皆滿口間值知州通判闕請攝事所治又能厭服眾意人謂君學與材交相發也名聲大震侍從爭薦六部架閣累年不得上後進多欲躡君君閉戶讀書不自言朝廷賢之特用為太社令遷太學博士嘉定六年閏月四日坐輿中感疾歸而卒年五十七明年十月丙午其夫人董氏子成孫慶孫女已嫁者錢洪魏成之許而未行者貴溪主簿趙希亮國

孝勇雄勁

子進士趙汝憲相與奉君喪。祔於五雲鄉。孫奧瑩成孫以君嘗所對御試策及其自記本末來請銘。初將對策。問同舍時事所宜言。同舍驚搖手曰。草茅諸生乍見天子。語固有淺深次第。何預時事耶。君曰。不然。罷賢良策進士。當世要務無不畢陳。自熙寧行之矣。且釋屣入廣殿。一生未前有此而不言。異日庸遽得已。而同舍竟登甲科。君第居下。歎曰。吾知愛吾君而已。豈敢以不樂聞過輕量明主哉。顧掩鬱不上達。有司罪也。至是二十年。甫爲博士。幾復見天子。或言宰相方知君奚啻一博士而止。不幸不及見命也。君見已有日。不料道何等語。以對策時意氣。推君所欲言。其能不擇淺深次第而盡言之果矣。然則不以不及見天子而不啻一博士者。爲君恨。當以君將盡吐所欲言。而不及見者爲君惜也。銘曰。

昔子中道我勉而進。徐行方軌。九折之峻。萬鑛一金。拱壁其沈。孰知我悲。刻銘斯陰。

後段意准入王歐手則更峻潔遠露動人耳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墓誌銘

朝請大夫直龍圖閣致仕沈公墓誌銘

嘉定五年三月朔越明日朝請大夫直龍圖閣沈公卒於
是宜人強氏歿十三年五子二女子曰燁曰鄉貢進士焯
曰嫁承直郎扈武者亦已卒十二月晦進武校尉傑從事
郎監提領所糴場門燾迪功郎監鎮江府東比較務然免
解進士王唐卿葬公於開元鄉管社山與強氏同藏而使
來請銘沈氏自漢以後冠冕名聞之盛代不絕於烏程公
六世祖遇始別居常州至曾祖宗道猶未能以仕顯至王
父復考松年及公皆中進士第復為朝奉大夫松年登太
學為博士而公教授處州掌刑工部架閣文字國子錄太
學博士樞密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祕書丞著作郎

自曰燁至王唐卿墓本錯
簡多可讀但不知以永嘉本
何本校正身一方社山文鈔亦
與此同止庵



贊讀嘉王府兼兵部郎官遷起居舍人起居郎皆兼侍講
有位有賢相繼益章然後無錫之沈始亢其大宗公諱有
開字應先少學志其大者張欽夫呂伯恭官京師浙西士
不知敬公獨從之薛士隆陳君舉客於毗陵公又從之心
爲範防物爲經制脉理灌輸而不以文字華藻給口耳之
求人視之憤憤而公陶然有以自樂不顧也蓋晚乃奏上
舍名朝廷方選舊人使教國子而公在焉竟講下簾重扉
深拒未嘗妄請謁留丞相異之喚語揖坐常聳聽移日當
是時丞相患淳熙末知名士不採察而沈廢於賤冗數年
間拔用幾盡士懽喜誦說以爲自趙元鎮陳應求纔有此
爾丞相旣得譽於天下而公陰贊密請力尤多天下雖知
公助之而莫知其所所以進者何人公默不以語人雖子弟
亦莫知也然不悅者固已忌公及教嘉邸反覆深切尤詳

於君子小人之際則忌益甚上卽位欲習知國家事故官
僚二三人日再宣引入禁中賜坐問民疾苦皆非前例所
有由是忌者合勢相與排公最先罷又以危語中之坐廢
斥十年公恬不爲動已而稍悔寤使知徽州不得已強起
屢求去奉使江東迎吏守門迫公行固不往復以知太平
州遂乞致仕又幾十年年七十九而後卒其居家無酒肴
燕舞僮奴衰落終日整坐間行視園中草木所從惟耆年
久故南北之過賓及有職任於時者皆辭以老病不見也
嗟夫士非不欲自賢也迷謬於趨捨操術之異顛沛於得
喪憂樂之殊壯而合老而悖而得其所謂賢者鮮矣公學
不銜於繁而能守其要及其用也不榮其身而思以畀其
徒終其老也安以儉退而無累於得三者人之大節而公
兼之斯其爲賢也歟銘曰

氣性嚴重段之心最用意
處如是非心自成一體處不可
以歐王格調律之

逸氣

乾道二年三月廿八日
言猶為慘憺此亦可
改其月日

蘇常中間季子所國地卑而為野兮無錫之山繚而特水
汙而為澤兮無錫之泉洌而食允矣沈公以配茲德

○宜人鄭氏墓誌銘

天富北監在海玉環島上乾道丙戌秋分月霽民欲解衣
宿忽衝風驟雨水暴至闔啟膝沒及雷蕩曾至門已溺死
如是食頃並海死者數萬人監故千餘家市肆皆盡茅葦
有無起滅波浪中老子長孫無復安宅四十年濮陽李寬
知監事民賴其力始就高燥立棟宇坊巷繩引閭伍鱗次
既滿諸司輒留止不得代凡六年而監市成略如丙戌前
矣噫四十年而後得一監官何好官之難遇歟雖好官六
年而後集然則以急疾草猝為功者非虐歟以故李君每
來予禮接不怠君以其母夫人狀授予銘不辭夫人鄭氏
徐州人曾祖僅從祖望之皆有名先朝至侍從貴人夫曰

詠孝入深

朝請大夫浙東參議某丞相文定公迪五世孫太子少保
東之四世孫既生大家其歸又相門也家法不教而嚴家
政不慮而修參議為奉直子夫人前後事舅姑無違愛子
不異庶嫡遇妾媵尤有意參議沒子孫遵其德貴賤百五
十人合堂共食令壹而和職分而同新崦之郊以為是北
方名族能存其舊風可效而行者也夫人卒年七十五葬
從其夫子十人得仕者文宿與寬也孫若曾孫男女壻若
羣孫壻又數十人嗚呼可以為眾矣銘曰

○寶謨閣待制知隆興府徐公墓誌銘

公諱誼字子宜一字宏父温州人有徐寅者相王審知寅
之孫薄其官遜於平陽自號處士寅以上無世次而處士
廟於沙岡為別祖公二大父仲熙世充考迪哲皆以惠愛

其年過快無前其
雄也

提法

女臣之言 今日之患不
獨人言曰聖方臣亦曰聖
矣此可憂也

大臣之言

稱今江南石馬頭百間其所為也公貴贈廸哲奉直大夫
公登乾道八年進士第教授池州江浙後進負擔來學宰
相曰當為太學得師除博士遷樞密院編修官太常丞天
子親政久威柄積上臣下多皇恐顧望事惟奉旨而行公
諫曰若是則人主日聖人臣日愚陛下誰與共功上色莊
改論樂制公對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上遽
和容受規徐曰卿可謂不以官自情矣丁奉直憂知徽州
光宗內禪公奏三代聖王有至誠而無權術至誠不息則
可以達天德矣願陛下守而勿失宰相邀公留公謝曰某
方欲勸公去奈何歛縣上妻殺夫以五歲女為證公疑曰
婦人能以一搥致人死乎緩之未覆也既而實稅於庭死
民母及弟在焉乃言我子欠租繫久不勝飢大叫役者批
之墮水聾耳宿昔死矣然後保正伏罪併劾受賕吏闔州

補叙實稅天一提法

十失二三高以隱匿不稅
起後七以必實之而高
民怒令其松減賦官紳
戶多不奉者每此故也

提法

感動所謂實稅者婺源戶餘三萬而逃絕六千其新安還
朱鄉戶稅役十無二三公始令民以干照造簿自實其稅
應者蟻集婺源諸大豪不喜謗於朝移提舉浙西公請訖
籍而行不聽公在徽常單行入村落除其賦萬緡山谷叟
老具鼓笛侑酒送公泣而別過朝疏兵民十二事持不下
留丞相請付外上悉鈎摘要語多施行者時方拜右丞相
將引公自助延納甚密公曰上聖質寬平相公宜匪躬協
贊若意向有偏禍不旋踵揖而起浙西水利尤重公論其
切於時者曰昔下流不疏而水上溢故鑿直曲港還三江
故道開宜興百瀆所以順導下流也惟高亢田徑乃瀦堰
之爾昔之言水如單鍰郊直皆是也今開吳松江下流與
宜興瀆屬之海者無慮數十百所異時浦港磬折以趨海
今近浦之民多取徑直決蘇湖常秀舊為澤國比年雨或

後至種且不入蓋圍田衆而疏導多也小人見利不畏其害圍於淺水既爲高田圍於芟蕩既爲稻田二俱不已復有下腳始之重陂太半爲土始之良田背水自曬十日不雨農廢作業然且承用舊說又將疏之失利害之實矣故舊田溝澮當濬治圍田下腳無輒開已開未填當捺合今之言水者能行是三說則高原舊田還爲衍沃而農不病矣入爲吏部郎遷右司左司今上卽位遷檢正中書門下公事兼權刑部侍郎歲不熟半天下宰相以命公吏或夜半攜乞米奏至歛起擁被燭其重輕量分數應之報下未嘗失時刻進權工部侍郎知臨安府公歎曰京師彈壓如傳餐耳况應辦手掬食也首善何所仰請於上曰今鰥寡孤獨夜宿煖堂寒苦而僦錢無所得臣欲度都門外爲入居養院費大不給內帑皆三朝恭儉之積陛下幸圖之上

范甯之學業忠定知建康徐公知江州也虜始不能入爲害二公皆吾區人徐樹立如此建康事權在手能勿其志故也

感然曰卿言是也賜貫餘四萬卽相地市木會有御史劉德秀疏罷慶元元年三月也胡紘再疏責副團置南安軍移袁婺州嘉泰元年六月始聽自便久之復朝散大夫提舉崇道觀二年王師北出以公知江州辭不獲與子渾杖策赴郡虜數道迎拒兵壓江漢姦民乘隙謀亂訛言相恐公捕誅首惡字其餓羸恩接賓旅募人於浙東部分練習燒壑築城創輕舫船往來捷疾由夏口而下依公爲強虜既去朝廷是公所爲除集英殿修撰尋待制寶謨閣知建康府兼制置江淮初虜圍廬楚不下而歸猶綴濠州以待和時時抄劫與我師遇殺傷相當淮人大驚復迸流江南在建康者數十萬皆曰虜再至矣公晝夜拊循益備禦請專扞敵勿從中御朝廷疑於和戎弗利亟移知隆興府黑風猺羅孟傳與其叔羅時忿爭讐殺湖南抑孟傳而右時

孟傳怒殺飛虎親兵以叛禍連江西吉贛四州勞於戍守
孟傳因土豪以情愬公且乞降公爲列上曰受降非臣事
也顧大計宜聽詔許從江西降而公已病旣而賞及兩路
公不預也嘉定元年有星隕州之南明日七月朔而公卒
年六十五二年十一月朔葬於鳴山夫人宋氏先公卒二
子冲迪功郎渾將仕郎長女嫁西外宗教林士遜次進士
章學禮幼未行也公少而異質自然合道天下雖爭爲性
命之學然而滯痼於語言播流於偏末多茫昧影響而已
及公以悟爲宗縣解昭徹近取日用之內爲學者開示修
證所緣至於形廢心死神視氣聽如靜中震霆冥外朗日
無不洗然自以爲有得也前後執政以國事訪公者告之
必盡初光宗疾免到重華而日視朝毋改中外交章論切
公旣入諫退見宰相淚落曰上慰納從容然日瞪不瞬而

亦是陸學

四方禱祠所以解人言也
叙三嘉王事於卷初因
用意而此又神來獨終
後者此簡而彼冗也

意恍惚真病也已盍爲詔四方禱祠郊廟進皇子嘉王參
決留丞相未及用跳之徐村上使公諭還浙江亭復其位
疾終不愈孝宗崩又不能喪公與少保吳玘議請太皇太
后臨朝扶嘉王代祭答羣臣禮幕士取簾幃俟命后自祭
奠乃止於是將禫上臨喪未可知也公憂憤嘔泄臥責趙
丞相曰自古人臣爲忠則忠爲姦則姦忠姦雜而能濟者
未之有也公內雖心惕外欲坐觀非雜之類歟國家存亡
在茲一舉趙公問策安在公以知閤門事蔡必勝授之使
同爲知閤韓侂胄固請於太皇太后禫之旦嘉王竟立嗚
呼當是時謗讟橫流而天下之口不可遏矣微公定計將
使一夫攘袂而趨然則社稷永安而宗廟常尊澤施於今
者公之大節不可掩也余觀公忠利慘怛能任大事視人
如己本無以取嫉於世而世亦無忌公者獨侂胄旣得志

沈栢以是之 先帝危殆
之際首定計以安社稷
徐公爲之者蓋公謂嘉王
州中陽人本佛矣哉

則驕肆公面誨之慚恨故得禍最酷流落十年不復用銘

曰古之聞道以身爲言開乾闔坤圓方各旋後之聞道以言爲身因其已行筆舌之陳人實不弘狹而易安公胡早悟嬰此百難紹熙訂訂天作閔凶舉世驚哀莫敢弭鋒公初何營裂肝碎腦公後何成宗國是保彼譖人者不祀忽諸畀爾枕席詒我泥塗生不求榮死不求諡人臣之義惟以自致鳴山高高終風續濤爰居時來助其永號嘉定八年三月口日

中奉大夫尚書工部侍郎曾公墓誌銘

公會姓漸其名字鴻甫建昌南城人曾氏散居江南閩浙仕無不取卿相其別自撫州房居南城者至公會祖處仁祖度始種植於學爲儒先生父發用累舉恩監文思院公

生未十年徧讀經史默誦左氏能通舉大義筆下語五六
十翁不能爲踰冠三上省以第二人賜及第授承事郎簽
書南康軍判官政纖巨一佐其守值旱饑沿村勸糶又決
獄問囚走旁郡勞苦未嘗辭諸司賴其親己合議薦之公
逡巡辭曰一路當薦有幾不知求何用我曰名孰先於子
公曰刺舉不責功實而以名取人縱我急進不愛惜得無
反墜棄之乎固辭而免召爲國子正遷博士祕書郎實錄
檢討官時論者方以道學爲僞攻訕出一口公厭之求去
得請矣有覺其不可者留於朝遷著作佐郎兼考功郎官
求去不已知滁州會新立法不更邑不守邊請主管沖佑
觀知興化軍將行文思卒初韓侂胄陰執國柄宰相以下
升黜在手公不往見故御史程松希指罷公至是侂胄自
爲平章軍國事未畢禪而以祕書丞召改著作郎兼兵部

郎官軍器少監祕書少監公以驟遷爲非復求去不許方
下詔伐虜直北門者旣辭不就將用公公曰吾初不與議
必用我卽以自所爲言者具之詔遂寢又將以公檢點樞
密院機速文字公復力陳不可又寢連求去侂冑雖不樂
然極重公遷祕書監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官兼權中書
舍人自侂冑貴臺諫給舍供隸役彈劾封駁皆具檢請命
意所欲者指授行之侂冑殊不以望公有論執卽時止右
史陳子翀歸自泉州衆畏其兇險公曰是嘗無故自言爲
察官者今地位已高必抗顏據要路肆其噬搏善人無類
矣侂冑不敢違爲改一州使去於是女真雖退而濠州屢
擾小使議和久不決虜堅責正隆以前禮賂持論者各懷
苟且公推衍大義載於訓詞扶善警姦得承平與雅之意
又爲改定誓書以存舊體俄而侂冑死素抑奪者多收用

而趙彥逾亦在中公爭曰彥逾無預世道興衰何爲於此
又將籍故宰相陳自強之家公又爭曰國家本忠厚爲德
二百餘年矣豈以自強故薄哉時公已病於更改向背之
際多不合慨然歎息曰天下事止於是邪遂以親嫌乞免
且以病力祈去除權工部侍郎陞史官爲同修撰病遂不
愈開禧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卒年四十二顧其子曰汝
雖貧尙有田宅謹持門戶無因我死乞憐於人嘉定二年
二月十八日葬於太平鄉香山夫人汪氏封恭人子曰穎
茂承務郎監福州水口鎮曰穎秀修職郎新監紹興府苗
米倉曰穎敷早卒女之壻曰衛樛某官幼未行公孚尹明
達旣早慧長益貫研古今出其英華皆有新意方得志於
科目不知者以凡人料之謂其馳逐資富貴鮮澠相矜伐
而已而公謙明無傲世之行簡遠無近俗之名未得不願

言名隨人改取

奇絕

宋時瑞岳山谷中乃有此
奇人今所謂士者極要
抱子而山堂亦可歎

郭鈺石洞贈芳集一石洞
題名云郭德揚同鄭脩仲
揚之魏錢文子元積夫席
通未游德揚之子伯澄侍
起乙巳三月初吉席夫席記
此亦積夫休亭之一

進暫進輒求退處樂而憂遇變而安當慶元嘉泰間朝衣
負塗炭之羞而以冰玉自潔青蠅蒙樊棘之誚而與鴻鵠
偕逝合德引類思深慮長天下以為賢而宜書死而宜傳
惟公也銘曰

孰司下人逐死奔生有膏其汗不懼其清是為鴻甫正性
之閑眾攫羣攘舒徐其間時雖我界我不時即進怯退勇
先義後得終於開禧始於慶元吉士庇國如珠潤淵日之
所杲月之所耀不可蓋藏可以並照香山之岡雲木茫茫
其年短折其存永長嘉定八年九月口日

毛積夫墓誌銘

毛子中字積夫髫髻有傑氣十七入游江淮亂後邸店未
復臥起草中時時與小寇遇行數千里知形便阨塞涕泣
日管樂不再生耶夜捕鹿迷失道旦見樓堞轟然合肥城

也值帥方打圍戈甲耀日君薦虎皮道旁燔肉煮葵菜浩
歌縱飲弗為視帥揖語大驚延上座稍長親師友學習今
古諸生不能言者盡為言之復出沔鄂得賢豪名世士識
別相與懽甚因留門下終身所至專席高論衮衮無對怒
馬獨出不施鞍勒或入酒壚憑高悲嘯眾共怪不敢近荒
旅窮肆飯客常滿或閉門袖手借書危讀經旬月無不通
人畏其博而專也然不得騁於科舉禮部嘗欲第其文又
議不合而止余屢諷君年過五十矣氣情將衰血燥將臞
宜返耕築室以順天命無徒取俗子贅疣也君怏怏不自
喜尚行游無忌至踰六十度決不偶矣始棄去蔽長松吟
小山招隱諸詞哀憤激烈作振衣亭請余記未畢而病嘉
定八年五月二十一日以書來曰某自量不在友朋下幸
賜之銘抑揚咏歎之死不恨矣其明日卒嗚呼人之所長

此部未遠

世固不易知君之所有人亦不能察也然使其當蹉跎之年而與之以奮迅之日則必損奇特之行而為平易之趨矣詎輕測哉所居瑞安深谷號毛家山以毛姓者三手人祖鏗九十三父驥八十六皆篤學好善稱於鄉君自謂壽種故其規圖常寬遠若有待然纔六十五娶張氏正而婉生四子允允充充二女輯輔再娶康氏一子曰應早夭九年某月日葬瑞峯山廣度寺允來速銘予老憤憤下筆未數行耳如附蝸頭眩轉不自支其於抑揚詠歎之意蓋微矣故所述僅如此然可以觀其大畧也銘曰
不役志以滅命不厚生而薄性古之人哉嘉定八年九月
□日

徐文淵墓誌銘

君名璣字文淵任主建安簿麻溪峒民業鑄兵鬻鹽者官

其氣甚際

風物如此今區人徒知其
能為詩耳

窮治羣捕因相聚為逆多殺傷官軍州恐以君將而往君不用衆但命土人持榜告諭皆散去罪止三人監造貢茶其長欲取於數外君正色曰此人主所以薦天地宗廟非臣下所宜得移永州司理兵官大執平民為賊冀以成賞君明其無罪盡釋之丞龍溪縣城旁陂舊稱漑萬頃豪黨私以為田陂浸壞君既按視即疏鑿如舊規移武當令改長泰令未至官嘉定七年十月二十日卒年五十三初唐詩廢久君與其友徐照翁卷趙師秀議曰昔人以浮聲切響單字隻句計巧拙蓋風騷之至精也近世乃連篇累牘汗漫而無禁豈能名家哉四人之語遂極其工而唐詩由此復行矣君每為余評詩及他文字高者迴出深者寂入鬱流瓊中神洞形外余輒俛仰終日不知所言然則所謂專固而狹陋者殆未足以譏唐人也得魏人單煒教書法

此心不偏于四書此語
可見

潰卒聚滁河無食謀且亂君以戍兵糧貸之得免虜決逾
淮吏焚廩棄積而南或又因以爲利君獨攜口券馬草錢
五十餘萬歸之總司守怒扣空篋強拘之總爲誚諭乃已
虜退守與郡僚留金陵沙上賣酒不敢返君挺身坐黃悅
村招散民種稻趣刈麥晝夜暑溼中遂得疾縣人賴君方
再造皇恐扶輿醫建康冀其愈竟不起哭而去悲夫自復
讐之議出余固慙慙論奏謂須家計牢實彼必不可以進
而後我可以不退且盟約久定矣必彼先破壞而後我徐
應之不然前直掩而較後曲藩牆擾則堂與搖矣執事者
不審輕動妄發未幾勇怯俱弊使据正守義如君之賢者
勞苦困極而不得以老死故其喪歸鄉人迎之無親疎貴
賤皆實涕雪泣非特其恩厚素感於人亦以君仕不逢失
其常所而痛惜之也嗚呼非有述於後則何以著君之志

今之待其身亦宜如此然
特其未動而既不爲備一旦禍
發其事有不可言者矣

而塞其子孫之哀宜處權請之勤也銘曰

身都子男兮家相門往而不還兮墮時紛故園有茹兮溪
有緡魂乎歸徠兮無怨呻嘉定八年十一月口日

夫人陳氏墓誌銘

夫人陳氏平陽陳營里人嫁同縣林璞二子善補善祇二
女壻彭表韓原林君田不盈一頃多萊少熟父母老遜其
業而林君晝夜誦書攻文高吟嘯絕不知家事事一關夫
人夫人能飾無爲有久而若自然夫之父母安焉其後頻
死喪歲惡田且盡猶力課其子學不怠比寡居而病風溼
沈廢逾二十年夫人常順聽無悲戚有勞苦之者欣笑彌
日得好語而歸人以爲難當是時善補經營四方傑材偉
工無不師友然尙疑信未決獨夫人以其志許之已而善
補及進士第教授無爲軍兵亂人相食俟間輒謁告視夫

人夫人麾使速去曰汝已出身事君又反顧乎嘉定五年九月某日卒年七十四蓋舅姑夫子不疚其艱而相依以成者固人之常理至於饑羸疾痛不失其善而必與以報者亦天之常道此夫人所以兼得之也夫人並家有鹽亭山阿阜深衍卜者指斗門之北曰是宜冢藏善補稅於官十畝初光孝寺亦佃鹽亭山在斗門之東由戴家山而北僧以官人所擇必山之勝也因內熱冒爭之曰此吾賜山也既又曰吾山所至也有司索文書驗視不酬吏取重貨持不肯決僧詛鬼路罵聚刀槊期以死競後二年御史民曹交相趣符移總總常平司定以善補為直然後十一月初六日葬夫人於山之原嗚呼有是哉夫貲不足以買山而葬於官荒之山此譽士之窮王政所必矜也遁耕織之勞而欲擅山海之富此異端之橫王法所必誅也銘曰

竟以奇僧作結此心極處
然而心嚴重處五言息

徂徠躬耕葬百喪使皆如此訟何當藁裡而掩孰在亡夫
人之歸天與岡嘉定八年十一月

○劉靖君墓誌銘

劉靖君名愚字必明太學釋褐教授江陵府外遷安鄉令
乞致仕嘉定八年正月十二日卒明年二月某日葬城北
仁塘原君行已恭與人敬節堅而志厲學必是古尤邃講
說能自淺入深荆人聞者欣朗開達將校改服以聽在安
鄉慈允得民和旁縣自占季年再倍夫由果求藝皆通方
之材非以儒自局也始君甚幼家零落待我而衣食父死
伯不弔疑將耐於祖一夕輦其柩他山哀呼僵踣幾不活
者數焉遂羸毀終身入太學凡三中上舍積歲月始升名
比脫紵袍五十餘矣憂患之味早視衆所甘殆若辛螫余
丞相素知君至是且召用澧守蘇若霍諸司楊呂范又爭

破白蓋宋時俗語

薦君然自謂逾六十矣。髮墮齒折。何以驅馳一世。竟捨去不顧。買宅城南。四無垣塹。蕭艾數尺。嘗展卷長哦。醕酒薄羹。盎如也。垂二十年至八十三而終。郡人高其行。無不歎惜。觀文殿學士何公率嘗同舍。故學徒共謚曰靖君。明其無競之德。可宗於時。沒有以思。存有以勸也。舍法者館學之地也。以經任爲限。蓋有委心歸計於未滿之先矣。未有滅跡絕影於既滿之後也。作邑者要路之儲也。以改官爲急。蓋有因緣屬託於破白之初矣。未有逡巡退卻於及格之際也。雖然。道遠俗散。而天下無肥遯之士。流風所扇。既莫不然而君。豈異於人哉。惟尙往於招徠之不豫。故謂之知恥。迎受於筋力之當衰。故謂之知命。此君之所以自安於古人。而今人以爲不及也。君之九世祖曰存。以上柱國自建徙衢。爲龍游人。號江潭。劉傳緒至君。雖宦未顯。而德

皆餘於隱矣。兩娶徐氏。又繼以留氏。子曰克。曰凡。曰凡女。嫁進士應彌明孫。四人。女孫二人。銘曰。量人而退。非曰自晦。量己而止。亦其常理。有或爲之。有或不能。是名靖君。于後之稱。嘉定八年十月口日。

鄭景元墓誌銘

景元鄭氏名伯英。永嘉人。隆興癸未進士甲科。滿秀州判官。調杭州泉州推官。母老不忍行。食嶽廟祿。九年終母喪。授寧德縣丞。福建提刑司幹官。猶不行。於是六十三矣。遂以紹熙三年四月戊午卒。十一月壬申葬西山。余家與原上二子爲仁。次求仁。早夭。女嫁蔡幼學。李復。陳鑑。世常病。景元負氣不屈折。故不用。殆豪士哉。以余攷之。景元信道不苟。且寧不用。蓋志士歟。方秦氏以愚擅國。人自識字外。不知有學。獨景元與其兄推性命微眇。酌今古要會。師友

真氣懋。勤此古儒根本。其人不同。處非文家所有。

警策惟統紀不接是憂今天下以學名者皆出其後也其
論議憤發筆寬墨餘伎者褫魄貴者奪色豈血氣爲之使
哉然則志也非豪也故事第四人與上三人踵躡以進累
日月皆至卿相景元恥自言故甘爲選人最後朝廷以幹
官者拔滯淹之一門也景元笑曰此冗官爾法當廢省可
身踐之乎卒以疾辭夫思其職不利其祿然則志也非豪
也自其兄及薛士隆陳君舉擅一世臧否號爲方峻景元
不然雖閭巷一介之善甚或輩行絕數等未嘗不委曲外
比售其聲名家產無十金僅儉單特賓從晝夜集鸚鵡烹
蛤蜊蔬椽雜陳之急難窘助扁舟徑往夜半扣門攝衣偕
出矣景元果豪耶不以富貴適己而以貧賤徇人耶故曰
亦志而已矣始行之游陳鄭間後壻鄭氏景元爲余言參
政李泰發之孫委禽焉吾顧不敢已而中第今爲臨海丞

物也
德子悅切音應廣韻云斷

景元沒二十三年夫人黃氏卒既合葬時行之以龍圖閣
待制知福州書來曰鄭公遠矣宜於此乎銘夫豪與生盡
志死不滅立德之本也孔孟所尊也何較遠近哉銘曰
陳代嘗言枉尺直尋孟氏所訶曰有利心嗟乎景元尺何
必枉既定之榮矢而不往以介責身以通恕人餓於西山
草秋木春嘉定八年十一月口日

東塘處士墓誌銘

昔平陽陳巖學能造微爲陳君舉徐子宜密授不幸早夭
二公哀傷俾余記其藏時余自都返繚出荊州芟舍倉卒
巖弟志崇蹤跡參訊追及余西山重戴拜伏又逼同發越
兩界乃得以竊志崇詞藻精麗從余久每語家人細大輒
噤不吐余竊怪詰其故則長懷淚落曰吾兄銘而吾父踵
逝亦有意於子以吾未與士齒也率三歲遲之遲六七而

偽學禁起水心文常被燬朱子集言以此書燬板之時耶

開華學史記

史學考記

吾老不堪士矣不敢怠不敢請卽死無以見吾父嗟夫余文無用於地上矣豈志崇姑欲慰其父兄於地下而然耶君名瑾字國器由左廂兵馬使十世爲石床里人床方三尋平如琢相傳古有異人所爲飲奕也君軒岸沈雄言動未嘗妄旣苦志不酬右書左琴以善娛樂其行常損己益物種植甚遠積累而可稱紀者衆矣然最著者在東塘初縣驛道東北皆行水中漱淖墊沒數十里晨暝風雨咫尺斷還往北塘合一縣之力間乞丐大官歷年多猶未備君獨用一家力栽石取底東達之海閘閘而成堅悍可履甚潦不能淫人以爲君德更號曰東塘陳氏余嘗患世之富貴苟自肥於民無毫髮利益君雖貧賤不爲身計特作此塘利垂無窮可尙已卒年七十夫人林氏先九日卒林氏淑而知禮事姑九十白首盡敬閨房咨以爲法志崇弟曰

德崇二壻曰林萃邵持正旣葬君於安仁山二十年而孫男七人皆已長立孫女三人其二已嫁而曾孫男女亦三人君嘗以志崇得解恩與修職郎然不足爲君道而君亦諱不肯當也故題其墓曰東塘處士而銘之曰

承於祖而未信付以子而猶疑孫衍曾蕃東塘豈欺嘉定八年十二月口日

○中大夫直敷文閣兩浙運副趙公墓誌銘

公名善悉字壽卿父不尤知橫州祖士起武義大夫曾祖仲馴開府儀同三司由儀同至太宗四世橫州初入宗學以文占上舍而有武力靖康之難走相州與岳飛善聚兵萬人將迎二聖雄張河南北巨盜皆避之曰此小使軍也高宗立以衆歸御營復從飛武昌飛死秦檜奪其兵抑守嶺外而沒公孤憤激發痛橫州以投筆自挫束置袍笏不挂

身娶婦清江一月誓之樂清舅家賃僧房業舉子夜誦依佛燈或日長未爨履襪穿垢如是三年得京官往視其妻未及境有蕭某官者同宿漫問李通判安耶曰嘻死矣女嫁宗室流浪音信絕數年矣公笑因叙本末蕭驚異後公爲郎而蕭位執政爲上言如此知無錫縣丞初有印板帳錢吏茫昧不能理欠負十七八公補舊增新常多三四以上知寧德縣邑小易治公亦竟歲無所笞罰通判臨安府敏絕爲一府冠孝宗知之故令以事至殿中者再瞻相良久喜動色擢知秀州金字牌忽夜下上親札曰海鹽地高病旱豈有水利可興乎河成至今爲腴田還朝命除郎黃參政不奉詔王丞相請與大州知鄂州以嫌改江州始有旨射鐵簾公多與金銀鼓舞將士奏藝爲諸軍第一除度支郎中侍從夜直上論朝士能否獨稱公材前後十數內

出姓名知臨安府大臣猶難之進太府少卿於是上旣欲驟用公而軋於外庭御史遂以爲公罪上怒塗抹其疏幾盡然亦罷公光宗語宰相趙某今安在壽皇所囑付也除提點鑄錢諫官疏復止知徽州庫錢滿溢寄於外廊其歸公使者盡以代諸縣賦移江西運判除直祕閣兩浙運判虜使張汝方暮發京口礮車雲上風挾浪成山且覆且號夜乙丙公擇金山隈處列炬火累百募人鈎其舟浮棧以濟國信吏白例卷當自正門入公叱曰汝欲葬使人魚腹中乃已耶陞直敷文閣副使憲聖后攢宮復土第勞當遷侍郎公已病歎曰吾昔遇孝宗蚤居此矣今夕陽之照爾潤家可也報國乎何有力辭而免慶元四年五月朔卒年五十八八月某日葬明州定海縣太丘鄉啟霞山夫人李氏封齊安郡子曰汝鐸承直郎汝鎔宣教郎知浦江縣汝

鄴從事郎坑冶司幹官汝鎮高州文學汝駟從事郎臨海
主簿女嫁文林郎錢芾朝散郎知監國府張忠恕孫男二
人孫女四人公爲政速於赴機事常集而無跡期會不迫
而信治財以寬民獲貸放而官有餘資廉儉終身不用公
庫物在上前言論率樸透底無枝葉上亦坦懷歡笑肝鬲
親厚嘗謂公曰周天下事每日須過朕心下一遭留卿相
聚正欲共此不可遠去也蓋孝宗之有志於治如此用人
必親柬雅不任宰相宰相往往慚沮曰此何以得進同類
亦恥不預輒譟曰此由某來也雖疑似無實然卓越被知
於人主者地偏而交疎孤外反甚矣故雖一意保持而不
勝百計之排斥嗟乎方公盛年使其朋黨比周矯揉以應
虛譽則何懼不用而摧殘困折終不能有所爲者豈非伸
於上而顧屈於下哉其後天子一切恭己以事任其臣舉

此心在於後世學處每
見其天性篤正所以文貴
有本

鴈行魚貫以聽而公於是時亦始爲任事者所知然公寧
以人主之知受屈於永久而不以人臣之知求伸於須臾
此余之所以賢公也性專介重執未嘗曲己徇物薦士尤
謹在兩浙或請薦沈程公以程犯賊不許在江西薦許中
應李肅皆善士時所謂僞學畏不敢舉者也在秀州黃洽
爲中丞薦其所親公聞澈浦監鎮趙師石之材而未識也
薦而後報曰宜以中丞所親爲後洽大恚故迄其去毀公
不置嗚呼此又可悲已銘曰

富矣啟霞金碧瞰瞰四獸維之中可一棺咸曰天造樹以
斯原噫余趙公曠度逸羣神往無方豈是之墳懿其遺聲
以世厥存嘉定九年二月口日

以廿二日...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墓誌銘

叙領衛才命不偏往復沉痛可為景歎

君初名仲詳後名仲方字約甫有厲文才者婺州東陽人也仕唐為都督刺史文才四世孫立為殿中侍御史其居號御史里乘驄鄉立之後至君曾祖凝祖邦用皆不仕而父邦俊以君仕贈武義郎君中紹熙元年武舉任侍衛步軍司計議官武學諭閣門舍人副賀生辰者使於虜出知安豐軍復還閣門出知和州王師北討賴其能就權廬州俄召授左領衛中郎將虜內侵朝廷憂在江北令君建康防守虜遁歸復還領衛用御史疏罷主仙都觀又用中司疏降秩徙邵州嘉定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年五十四卒於邵州九年二孤倬俟始以柩返十二月庚申葬於仁壽鄉

鮑莊紙白山始君與余讀書諸生旬沐歲省皆散去君獨
閉一室未嘗窺戶並試兩學示若文有餘者博士蔡鎬見
而駭曰吾周旋武學歲月多矣未省有如此文字余笑曰
此非子所知也已而及第第一人然自後屢舉進士遂不
中其入閣門試而後命蓋天子所以異待武人比於館職
被命者以爲榮而領衛尤親近君顧不好特俛仰繫縻其
間不欲絕也嘉泰中邊事將動謀妄言虜衰有證宜卽取
君在安豐嘗奏淮北飢民扣關求救援初無意也柄臣遽
從夜半下其議議者因共指君爲開隙生事語聞四方雖
其故友朋及爲士者亦交尤之虜旣卒叛盟而君竟坐貶
死嗚呼可哀也已夫搢紳守和親介冑言征伐由漢已然
矣其不能相合而相非至於喧忿詆恃而相加以惡亦其
常情無足怪也故季布廷諍欲斬樊將軍而臧宮馬武之

請至煩人主諄悉詔諭而後止豈非往事之明戒也哉君
爲武人蓋失路誤入爾人猶以故步期君其所以責之者
抑所以厚之歟然使君致其壹於進士何患不如武舉所
得褒衣大帶掌幄中之論無冒十死九生之危夷俟而訾
其缺則人之所以責我者而我反以責人矣不亦又可哀
也君勸安豐種桑數十萬株墾田數千頃置厯陽軍實甚
衆後人用君所造九牛弩射殺虜驍將於城下又用戰車
敗之清水鎮素不識田琳而知其材以告余余爲言於朝
使代李爽戍合肥虜不敢犯來建康也虜屯定山十餘萬
君募石斌賢夏侯成再破走之虜留六合余趣君解圍料
其當自退不亟出兵虜卒去其謀効審的多如此然世人
責君方深故未暇明其功雖余亦不敢言也斯又重可哀
也夫君娶張氏先卒再娶同甫陳氏子四人曰倫曰倬皆

太學生倫早夭。曰侯。江西轉運司進士。曰合。女嫁吳瑾。承
信郎呂珣。孫男一人。曰簡。君母吳夫人。惟一子。自君之貶。
常悲思哭泣。比死。哭不絕聲。喪還。哭之慟。以歿。噫。子祿。養
而不及終。母壽盡。而逢其凶。若夫人與君。其又皆可哀也。

銘曰。

嗚呼厲君。迪知忱恂。百家縱橫。六籍輪囷。亦旣豹變。剛柔
蔚文。曷履虎尾。喪其匹羣。人喜攻瑕。天獨與純。回祥復亨。
展也子孫。嘉定九年十一月口日。

趙孺人墓銘

嘉定九年十二月壬寅。趙汝鐸葬其妻樓氏於樂清縣永
康鄉崇福山。樓氏在四明。累世貴重。孺人父鏐。知鄂州。從
父鑰。參知政事。皆以文學名。當時女兄弟百人。相視以能。
相聽以巧。功容範節。自然應會。孺人尤謙敬謹約。始歸趙。

君少年爲材吏。頭角暴起。已而久不合。退居山窮水絕處。
慕王霸梁鴻夫婦。庚麥秀五噫之歌。將遁身遠跡。以自娛。
佚而孺人特喜。浮屠道常危。坐蔬食。食纔半掬。滋味甘酸。
未嘗經口。若無飢飽之意。家人以爲難。且懼其瘠。然莫能
回也。是年八九月。有上氣疾。醫每煮藥。輒靜定寂默。藥不
果進。以是病革。索浴洗。換新衣。提青背子。白其姑曰。奴死
罪不應著此。下見先舅。然去路。別人間。浮侈之飾。無爲也。
已丑巳卒。二女素孝愛。拍肩齧臂。振牀哭踊。無數久之。忽
開目曰。汝不曉事。妨我復起。愈危。坐誦佛名。聲聲相連。氣
浸劣。命所善。更迭誦念不已。庚寅向曉。黑大呼曰。彌陀接
引可去矣。遂絕。彌陀者。釋氏所言。往生西方極樂世界者
也。嗟夫。生固無所來。而死亦焉有往哉。然自怪奇誕謾之
說。行於中國。聰明豪傑之士。畔而從之。以彼分別影事之

心醉夢沈酣於其間。至於生死之際，變壞逼迫，其不顛沛失據而能全其守者，千百而不一見也。而孺人顧能之，何哉？豈古人所謂恒德之貞婦人之吉者，特其學之異而然歟？傳曰：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君悲傷既甚，而孺人之死，又能卓偉如此，故為記於墓上。銘曰：天地氤氳，孰饒而生。其死則已，孰導而迎。執妄為神，異說孔殷。安爾真歸，勿墮勿淪。嘉定九年十二月口日。

故知廣州敷文閣待制薛公墓誌銘。公名弼，字直老，薛氏自晉徙閩者。左補闕，合之在唐有高人之目。補闕孫懷仁為溫州人，懷仁九世至公。曾祖元禮而父強立，始及第。終江寧府推官，公政和二年進士。任懷州刑曹教授，杭州召對語不合，教授滄州。年飢，賑以學廩，守拒之。公曰：民餓死，士何忍獨飽？糶不償，某當坐已而補。

弼祖名序見浪語集州
史大夫行狀 之世已未

舊有贏糧焉。辟浦江令，時所至告事魔者，牢戶填溢，縣亦誣逮數百人。公一筆放遣，燕山免夫錢既集，而郡仍別科。公執不下，民自載輸官。日寧費錢毋失令也。知桐廬縣，清江丞監左藏東庫，中官王道使奴挾旁視，絹美惡多取之。公白長貳下奴獄，驚曰：何敢然！亟移病請致仕。長貳度不可詭，奏宗室不奉法，縱奴橫帑藏陰，祈道流其僕。且以旨押公就職，乃已。女真犯京師，李綱定議守禦，眾不悅，公意與綱同。除太僕丞，參其軍城圍解，遷光祿丞。公嘗言：姚平仲不可恃，未幾而敗。綱救太原，又言：虜必再至，宜先事河北。且綱不當去，宋伯友提舉河防，以黠檢見在糧草，從伯友為計畫甚眾，皆不用。乞罷歸，提舉三門白波輦運。又上書擇代伯友者，既而分委安扶等。李回復守河，公歎曰：今敗矣。遂主管明道宮。六年，高宗帆海入青奧門，幸水陸寺。

公見呂頤浩言島岸蕭條無以安上躬不如蹕郡解增舟
取財皆有定所民不加斂扈從休息提舉淮東鹽湖南運
判王瓌捕揚么久無功更命岳飛么據洞庭陸耕水戰樓
船十餘丈官軍徒仰視不得近飛謀益造大舟公曰若是
則未可以歲月勝矣且彼之所長可避而不可鬪也幸今
大旱湖水落洪若重購舟首勿與戰逐筏斷江路藁其上
流使彼之長坐廢而以精騎直擣其壘則破壞在目前矣
飛曰善兼旬積寇盡平進直祕閣是冬震電大雪冰厚尺
餘席益煑粥於市益去尤甚白晝剽劫羣行而飛責月椿
錢鄂鼎運分撥米甚峻公具奏天災民窮詞甚哀切上惻
然動爲捐二十萬出廣西常平貸之潭永間始復生理王
彥自荆移襄遷延不卽赴彥所將八字軍中原勁卒也朝
廷疑有變以公直徽猷閣代之問策安出所從兵少多公

今日海上遊船之說殊不
知此

曰若志在除彥某書生也非所及代之則湖南送吏足矣
彥殊不意公至徑入府受將吏謁大駭公曲折譬曉又大
悟卽日上道卒賴以全除岳飛參謀飛母死遁於廬山張
宗元攝飛事飛將張憲因辭疾下多效之洵洵生異語公
強邀憲行軍謂諸將曰太尉力乞張公而詔使隨至岳家
軍馬素齊整無故忽誼鬧是汝輩累太尉也諸將以告憲
憲佯悟曰相公心腹惟參謀知耶飛尋起復時去酈瓊纔
一月人謂非公此軍亦亂矣入爲戶部郎再知荆南桃源
伍俊旣招復謀叛提刑万俟卨不能制公許用爲靖州喜
曰我得據一州過桃源遠矣卽出謝伏發擒庭中收其藏
粟食十餘年新疆還進祕閣修撰陝西都轉運使以左司
郎召知虔州主管雲臺觀復知虔州修撰集英殿知福州
廣州待制敷文閣紹興二十年九月二十日卒於廣州年

此殆謂金歸漢西地河東地
故有陸西轉運使之除

六十三二十二年十二月甲申葬永嘉縣太平山自宣和
失馭天下安土樂業之民皆化爲盜賊更起滅千萬計劍
槩不能勝旗榜不能綏垂二十年狙啖勢窮乃稍弭戢而
虔南雄南安三州楚百粵首尾地尙憑負巢窟熾張如故
公前後討蕩俞三古五官朱關索吳錦等賊相謂剝皮殿
撰而闖八郡管天下伍黑龍卓和尚何白旗邱崇廖七嫂
滿山紅之屬數十萬公教奇兵立左翼軍拔石城人陳敏
爲統制積四年平豪賊百七十部初閩人依險立砦以守
久則自爲賊公令有砦者勿葺寇盡砦亦空民返家室道
路夷行故紹興雖忍垢買和終納外侮而內地馴服綱紀
粗伸由能用公而閩楚之功集也汀州李谷反信宿三萬
人公急會師斷首尾夾擊浹辰谷敗僚吏不知也海寇陳
小三載艘六十距境上給鄭廣兵三百與期三日求濟師

不許二日大風賊不能進退盡虜以獻請曰始以一擊十
不自意全公料三日何也公曰第從吾令無問所以然蓋
機速神敏多此類而其家所傳則有甚異者余不得盡記
也方艱難時士無賢不肖皆媮視苟息惟宗澤未及成忿
鬱死趙立翟興不幸喪敗以功名著者陳規胡世將鄭剛
中而已公常勝無誤不以意氣加物裁割應手小大各成
殆踰於數公然初佐李綱與時論忤中從趙張事薄晚而
秦檜擅國深檜事天下不樂聞雖如公者未有以別異而
獨鄉人夸誦之爾可歎也然檜嘗欲引公爲戶部侍郎公
恥以言利進不答頗怒故止於外藩將死乃得待制則公
之爲檜用自其資所喜而非利之也公旣爲岳飛參謀飛
與其徒妄臣反冤氣貫日月獨公幸免其子弟或以咎公
嗚呼巨浸大疫殺人成邱死者之家不怨免者知不以己

言不能別異於檜鄉人夸誦
謂善即銘中所謂助成中
與此蓋微詞

飛與其徒向蓋當時獄詞
如此下向所謂冤即指此

紹興五年

兩印字必有一誤

北人歸北南人歸南秦檜謝
和去皆以此語似有微詞

以由華

叙本雄快其氣之盛真
於天風海濤以等文筆後
林王歐陽所能範圍

之所遭同於人也。檜果於殺飛而不忍害公。天誘之也。岳
氏何尤焉。夫人胡氏劉氏子叔淵。福州教授。叔宣嚴州錄
參。恂愉壻吳龜年。檢正諸房公事。季升參議官。孫洪朝奉
郎。浩朝請大夫。澤潮州司理。潤上高主簿。曾孫師度池州
司戶師旦。建康權貨務師昉。象州錄參師善。師石師睿。師
山師道。師昂將仕郎。師昂師正。於是後公六十七年前輩
無在者。雖鄉人所夸誦。亦漸衰息。浩未歿。屢請余誌其墓。
不果。而余又老且死。且與石皆曰。若是曾王父之列。殆其
無傳。乃敘而銘。銘曰。嗚呼。公之為人也。學詩書。公本
薛由廉村。派於永嘉。逮公十二。始振厥華。公學詩書。公本
仁義。天機流行。且勇且智。宴安之從。士如束蒿。礪其頸。吭
嬰以斧刀。惟公變化。舒慘莫測。鬼蜮陳前。雷電掃跡。閩攘
楚劫。億萬維羣。惡首既鉏。還我良民。北北南南。再奠枕席。

助成中興。時公是力。天下大矣。非材孰理。建紹之間。數人
而已。彼或不及。磊落而傳。此實過之。寂寥僅存。佞禍諛碑。
何必遽載。論久益明。銖兩奚貸。伊柏有孫。伊松有子。爰刻
墓門。以示無止。嘉定九年十二月口日。

故朝奉大夫知峽州宋公墓誌銘

曾祖表微。知解州。祖炤。知豐縣。父坦。贈通奉大夫。公名紹
恭。字彥安。歷監南嶽廟。明州比較務。心喪免。崇安主簿。麗
水縣丞。知永嘉縣。兩浙運司幹官。心喪免。通判江州。知峽
州。嘉定九年十月初九日卒。十年三月初九日。合其配。蔣
氏。葬會稽縣五雲西鄉。秦望金山。於是宜人先十年矣。子
日駒。登進士第。淮西總領所幹官。日驥。早夭。日驥。徽州司
戶。女嫁古靈陳杓。知蘄水縣。唐榘。涑水司馬。揚皆已卒。孫
日永。孫德孫。右孫孫壻。曰山陰。任獻可。公之來永嘉。不以

余賤陋。損邑夫夫。重坐語常移日。意所縱奪。微辭抑揚。余默受教。論承平至渡江。公卿行事本末。其人賢不肖。無一差忒。爲之悚聽。躍立激慕。推省多矣。而公治縣約期會。緩征役。早計預定。陰化潛弭。視新進後生。乍出智慮。聚沙畫墁。欲以立名字。造威福者。力相百功相十也。吏民皆稱公聰明允恕。易事而難悅。謂後此更十五合。無能繼者。而其前亦鮮及也。公既中原故家。見聞所趨。與南士異。外侃樂而中伉簡。於其鉅儒名人。雖無不敬愛。然猶不自滿。至暴興者無所屈改。素貴者無所假易。然終不示以同異之迹。故世雖不能知公。而亦不能測也。其爲峽州。卽自乞不行六主。沖佑觀年八十五。憊老不生於色。慢游不設於身。未卒前八日。親燎燔奉祭。命駒謁冢下。皆如常禮。疾作。子孫奔走醫工。交錯公笑曰。吾命有所懸矣。戒其幹力曰。晴久

一而語便如有萬斛
此文章真氣

省倉燥。官輸速了乎。初宋氏趙州平棘縣人。而公奉議郎。茲丕之子也。五世祖宣獻公佐仁宗。賜其居京師春明坊。四世祖常山公。遂爲開封人。靖康之難。宋氏奔迸。或在蜀。或在越。事定。解州家竟不知存亡。祕閣修撰名煇公之從叔父也。請於奉議。以公後通奉。而以修撰遇郊之恩。任之。然後解州始得祀於南方。余觀五胡亂中國三百年。士大夫氏族猶相通。不以南北彼此限斷。蓋南之號令征伐。尙時至於北方故也。宣獻賜第在守文極盛之時。常山徙宅。當稽古更法之際。世臣巨室入衛都邑。尊隆本朝。豈非重內臨外之義。當然哉。甫一再傳。天下橫流。至於父子兄弟不能相保。飄轉數千里外。死生莫辨。疑信不分。特以魂氣之所之。歆舊祀。爾顧平棘。今在何許。蜀越有無一宗哀哉。駒博習古今。與余講夷夏盛衰詳矣。孔子許管仲如其仁。

善學宋之及司馬氏也

寄慨甚深

南渡之憂世家巨室之憂
落言之殆欲痛哭

然則非由賜所能知歟銘曰
繼絕於罔象之餘立家於播流之後前軌尚存舊聞可守
憤發新功益振今有嘉定十年二月口日

故運副龍圖侍郎孟公墓誌銘

良甫名猷姓孟氏元祐皇后姪曾孫信安郡王孫世家具
國史以承奉郎監秀州糴納倉歷臨安府樓店務嚴州稅
麗水縣丞浙東常平幹官除籍田令通判婺州知南安軍
信州召爲都官郎中改左曹尙右出淮東運判入爲軍器
監左司郎中直寶謨閣兩浙運判副使太府卿兼刑部侍
郎主管沖佑觀知婺州直龍圖閣江東運副復主沖佑觀
於是階累朝議大夫初余入吳而良甫兄弟最先至氣斂
然滋恭語退然益卑齒寒士中不見異余謂世多賢公子
習使人親近已固然爾徐而切憇反復卽耳目之近以驗

事物之遠瞻瞬領徹貫穿縱橫雖寒士之深於造詣者不
能至後數年行加修名加聞天下言王公家無不高良甫
之義由此更踐內外出夷入險擇而守中勞而有成幹方
舉德而莫有助之者也良甫之學以觀省密察爲主外所
涉歷皆切於心身所覺知皆反於性凡情僞錯陳橫逆忽
來幾若無所撓拂而筋骸之束肌膚之會常得由於順正
其專悟獨了動用不窮蓋非簡策所載箋訓所及然余欲
其博達倫類盡究古今之變以進於昔之所謂知道者而
良甫亦未能也道者天下共由之塗也使有人焉以爲我
有是物也將探而取之而又曰我能得之矣則其統已離
矣老聃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又曰猶
兮若冬涉川豫兮若畏四鄰嗟夫聃遁世不回者遜而委
諸人可也乃執而自有之若是之固歟良甫立朝無黨與

永嘉學術

此即所謂不擇宗旨

未嘗示人以同異之跡士大夫敬愛而不敢狎也方籍田時以僞學斥士且盡獨不及良甫然遂自乞外補後稍復收引而良甫已先入爲郎及兵議起卽被使出淮東至兵罷而懼其禍者衆獨良甫爲無所預將用之矣然亦竟不欲爲容而去蓋其出處之際可攷者如此其治民考功因舊循常無所改作必有更革尤務靖重所至皆安其政令然良甫所長當危疑未定之時曉暢彼此之情以濟國事會通翕合之日協同賢材之類以新治功故不以一能一職爲稱雖其可稱而亦不足爲良甫道之也良甫平居巖已恕物不立岸限後進晚學幽人野士有善意者日滿其門喜爲詩無風形月狀浮劣之語間出一二撻然金石有警於世卒年六十一嘉定九年十二月七日也十年五月二日葬於吳縣白羊山夫人呂氏子繼華舒州觀察推官

繼顯丹楊尉其天也先良甫四月或謂良甫之疾由哭繼顯而然然則學道之力無用於哀樂之間歟死生命也不以子審矣果以子也東門吳之放曾不如子夏之褊也是良甫之道非離人羣而自逸也銘曰

勿謂道存迅疾不留非智能知非力能修惟余良甫少成於天古有今無人十己千操其一機以應萬有竭海糜山如屈伸肘余未及死子胡遽亡視此銘者淑人之傷嘉定十年四月口口日

○太孺人唐氏墓誌銘

臨海王棐之母曰唐氏寧海農女初校書郎王夷仲廉士貧甚其室賈夫人年已晚猶身治爨滌舅族憐之爲致唐氏纔十二歲麤箴細縷釜甑盤筵不唯諾而集由是無以辱事累夫人者後十六年棐生生時難賈夫人親爲厭勝

胞絡乃得下。又三年，夷仲賈夫人相次卒，家益衰。兄弟析耕，不數斛。父母迫以嫁，不許，曰：「吾必自斷其髮，然後止。」凡棐幼長，師友筆硯，覓舉近遠，雖費而給，未嘗告假。人見謂孤苦，有立志交重棐，旣乃知爲唐氏力也。又三十年，棐上舍及第，佐郡府，登朝出守，迎太孺人與俱，無纖粟改常度。每戒棐祿料未易消，當謹身報國而已。又二十年，嘉定七年四月己未，歿於衢州郡舍，年七十八。七月癸酉，葬臨海雲溪山。又三年，棐奉使浙西，書來曰：「棐也懼親之不獲於傳，辜負罔極，是痛然未知舊比應銘否。蓋古今所稱以有容無忌爲賢，而美不及子，以子貴成親爲榮，而義不在母。若夫擅寵而虐，偏嬖而驕，淪覆于家，近爲殷鑒，皆是也。太孺人始也勞而後食，爾暨失主，單特空手，鞠孩孺，心教意飭，隱然律程，日就歲成，使夷仲之世再顯，殆天啟其節以

麻王氏歟。烏用舊比也。銘曰：

江包眾流，前派後別。有洌沈泉，佐江之竭。行爲巨川，止爲重陂。唯心之亨，是以永垂。嘉定十年十月口日。

故大宗丞兼權度支郎官高公墓誌銘

予妻諸父高公諱子潤，字畢老，主烏程縣簿，真州判官。孝宗知其名，召使赴行在。公由遠地下幕，一日天子有命書，接喜過望，亟裝欲往，而母楊夫人忽病，謁醫久未損。旣而公亦病，醫無術，謾云久且不治矣。公驚嘆曰：「明主思見我，而不幸，母子皆屬疾，或者天不與吾行耶？」重留君命無益，祇爲罪耳。遂以情自乞，詞悲甚。孝宗不能奪，而憐之，爲改通直郎，賜緋衣銀魚，致其仕。當是時，高判官蚤退之節聞於天下。公旣得謝，疾尋愈，因不復預人事，常穿黃草履，刺白箴，艇往來田間。人罕識其面。垂三十年，開禧元年起爲

大理司直遷太府丞太宗丞兼度支郎官初公在烏程疏
三十二縷達於太湖復晉宋舊跡在真州創定城營房五
千費減十五故孝宗以爲材比再出適會討虜糧乏倉猝
糴二百餘萬珠粲而瓦實江淮諸軍滌餽金待饒至然後
飽食朝廷方賴其用而不悅者謂公昔固不仕爲亢者也
今安得屈而復仕當返初秩而已公由此坐廢卽復具野
航出沒圩圩如其故態不少介吝嘉定十年年七十七八
月二十日以考卒公蒙城人宣仁后弟士林曾孫也公紀
兩使留後世賞知閣門事父宗之文吏官益薄通判婺州
高氏來南方禁省隔絕公辛苦自衣食不祖舅戚餘貴學
通古今暗記左傳漢書引筆高麗爲人穎邁肅潔如琅玕
玉樹無塵土意聽其語泠泠然吳儂楚些之鄙都盡而幹
敏強力老練世故審動而果慮遠而成惜不究其伐而頓

抑以窮死悲夫退固人道之甚重而止者義理之奧樞也
在良之彖時止則止時行則行然則我非敢自命而世亦
不以是格物矣公之不得遇孝宗蓋時止乎然世莫或知
而誤言之謂公特自止而已及公悟其不可以終止而上
又因而起公此亦公當行之時也然世又莫察而文致之
遂謂其既止則終不可以行焉夫惜其止而勸其行人之
理也因其止而禁其行豈人之理哉故予於公暫出終處
爲之痛惜而訃聞之日哭之至於過期而哀非以親舊私
之也先夫人曰薛氏後曰劉氏皆前卒子男曰不華不矜
不謙不矜爲兄子沐後不謙爲弟子泳後皆楊氏命也公
既自衣食婺州遺業悉使其弟有之其幼弟公尤愛惜又
自輟田以衣食之屢矣女之壻曰鮑子明王田趙希翺劉
采田朝奉郎湖北提刑希翺承奉郎監明州造船場孫二

於宣仁之後特有嗟惜
非獨為高公惜也

用意沉着而字尤橫逸

經就鐵錢說起不似冒子
出以橫凌凡似文字自識
舒橫字書山所渭大膽

銅錢易行之法鐵錢難
縱之事

人曰晉彥宋彥公先治湖武康土柏山豫為冢藏十二月
某日不華奉公喪以歸恭惟宣仁后以國為家以民為身
以賢為命以仁為術治成元祐天所顧饗與宋無極萬世
載之者也今其親外家零落細微餘十數焉其僅得列於
士又十數之一二焉若不華則以庶士守其廟矣士不得
以諸侯祭禮也況士庶哉嗚呼公之折節復仕為是夫銘
曰

舒彥升墓誌銘

允允萬生兮有翹森森千丈兮寒標噫胃出兮宜愈大又
不磨卒摧折以盡兮悲奈何

以鐵易銅錢使常在內地不流入寇境執事者所知而必
行也然而沿漢淮上下二千里銅錢在江南不加益而泄
於北日甚此執事者患之而不能救也遂其所必行忽其
不能救予固疑之久矣紹熙初鐵錢法弊商賈頓虧折所
至皆皇惑罷市余偶為蘄州被使一路奉上指盡力安集
歲餘方少定然自是銅鐵錢有倍再之價淮人貴衣高食
不復易活如往年矣於時州縣吏能寬刑審慮以善道佐
余者惟舒君名杲字彥升信州永豐人余同年進士也曾
祖錫祖子誠幼自知學夜讀書設水加木于地每因寐足
跌有聲輒驚寤復讀以為常其勵志如此及第授寧國尉
父若德母徐接死主蘄春簿辟知同安監又辟漢陽監以
鐵錢相首尾十年教其人使擇利害避就有不及不以為
罪教之如初所鑄輪郭肉好皆為式於後不可改故私錢
遂絕而官鑄流通至今嗟夫天下固有易行之法雖不肖
蔽昧迷失猶不大壞也不幸而難從非賢者順導委曲而
不抵突以敗算矣易行之法不多有行法之賢不多見適

復補叙三殿竟任不更休
結尾亦中心極慶勿悔其
調之也俗可也

得一人如彦升者相與調護收拾於奔潰洶駭之中可不謂難乎奈何生不盡用而沒又將無聞宜余之愧歎愛惜而不敢吝夫詞也彦升既去漢陽知新昌縣主管江西運司文字分差鎮江府糧料院朝廷錄其勞使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遷國子監主簿嘉定九年年六十六矣其五月十七日足疾卒秩累朝奉郎贈其父朝請郎母安人又贈其先後室周氏皆安人明年八月五日子儼之似之侃之伸之堉周夢發與為兄後者份之葬彦升於崇善鄉大安山彦升病酷吏恣威虐而世以為有風采貪吏橫聚斂而世以為有才具常懷切為天子陳其故使行其志殘暴可息在蘄春增陂池九百餘種稻十萬斛新昌復已失稅數千而同安漢陽減工費各半使究其材事功可許仕不希進余與石應之強使就辟彦升初不願也江西以薦往竟

逡巡詣選而歸使居其位躁競可消銘曰
自上世貴廉方有恥之人悃悃無華之士臨民而官治在朝而俗美嗚呼彦升其幾是矣

鞏仲至墓誌銘

予友仲至鞏氏名豐時新迪義理之學草茅士震於見聞多矜露怙狃至他文史言論儒之藝業又昧陋顛倒莫知幅程獨仲至抑縱開闔條流品彙應變不迫富若素有余本拙疎不能自達而仲至廣導曲引出幽入眇蓋為之黽勉追逐於荒原斷澗之側數年仲至日益有名不幸不得用然有以自負命雲侶月跨越汗漫浩乎不可挽而余畏懼怯劣常痼留一榻不敢越戶限然後知人之稟分高下絕殊固非切磋誘掖所能增長矣異日仲至謂余吾登芙蓉上峯因以過子將又發藥也而不遂竟死悲夫初仲至

此考消水心獨為之
十向九慟王可文家格調
求之

當時空談子學王如此

以太學上舍對策高第教授漢陽軍代還舊例皆自學入館有不喜者纔授廣東提刑司幹辦公事母喪免人曰不復外補矣又授浙東會改法本路人不許爲監司屬官人又曰再易地而不果其當徑來也然卒令幹辦福建帥司公事以格知臨安縣政尙寬簡吏民信化刑罰衰息人謂仲至極不應在州縣今蹉跎滿秩矣尙何諉會其所善爲學官仲至勸使拔滯淹士反坐此食宮觀祿久之始提轄左藏庫於是衆意益不厭遂妄稱旦夕居要職矣不知語何所從仲至亦不自知也竟復以宮觀罷士皆失氣悒悒曰窮至此耶今當何爲其員外通判乎或曰不能然則正任而待其闕乎猶不與復授宮觀而仲至死矣嘉定十年正月晦也其家鄆州須城渡江卽所寓土斷爲婺州武義人曾祖壽祖庭芝皆左承議郎庭芝所謂山堂先生者也

父法鄉貢進士前此科目相傳七世矣仲至學敏而早成自童卯時前輩源緒古今音節事之因革總統如注水千丈之壑迎前隨後宿艾駭服以爲積數十年燈火勤力聚數十家師友講明猶不能到也其文無險怪華巧而以理屈人片詞半牘皆清朗得言外趣尤工爲詩多至三千餘首自舉賢尙德之義廢而進人一出於課試之虛文苟有其一則清資顯轍執契而取仲至不多有乎剛者折而不行柔者流而不止惟正已不傷物於用世爲宜仲至不宜乎又曰顏淵賈誼短命惜哉非時不予用子不時待也仲至壽不七十乎自上世有金匱石室之藏或達書命諭意指皆選文學博雅之士下至鴻都翰林詞賦篆刻猶各專其官出內之吝非不欲參其間技不兩能也故蒼槐翠竹必植於庭宇仲至可爲帑吏乎凡此皆疑誤之難通者也

奇恣歸而橫逸程子語
是論後亦嬉笑而怒罵

程子王相厚謂即子華子
書見因夢記同十

向似是偶自然仙偶語則
正俗故何以君子斷句

杜雜書事而事甚道健

性質易無岸谷暇日載一瓢獨行田野不問岐路抵暮而
返去家二里有龍門峽登眺徘徊慨然曰此可以止矣初
阮夫人卒殯於大慈寺東塢是年十一月壬寅三子積耕
迎而合葬焉五女子壻曰右監門衛大將軍善輔進士高
槐上饒知縣張友常山縣尉周維新幼未嫁也孫男曰左
曰弼孫女二余既為銘而季氏仲同自温州移使江西遂
持以歸曰讀於墓而哀吾兄然十句必九慟不成聲也銘
曰

聞於程子天地之生材甚愛甚惜必有恡固之心蔽賢者
違天地所恡固使之氣沮志奪怫然而怒聚為陰陽之罰
則其人雖大必折雖炎必撲荒落而類圯敗而族激哉是
言也天地雖甚愛於賢材君子初何心於用舍仲至之靈
果上愬於天耶吾謂必且為祥風慶雲醴泉甘露以瑞斯

人使其富貴壽考蕃永而無極也何荒類圯族之有嗚呼

史進翁墓誌銘

進翁史氏諱漸明州鄞人曾祖簡祖詔贈皆太師封冀魏
國公魏公以行舉子孫位執政宰相君父木為中子貢於
鄉者再號貢元虜嘗奄至四明官吏棄城遁居民不脫死
獨貢元能具舟楫依而免踰二千人君幼孤育王氏稍長
還墓行服哀痛如初喪入太學友吳益恭石天民論事褒
貶儕輩用為準的二兄將分異趣使謁歸謝曰筆硯不可
廢未及返也約成授以載書領之而已間然自念少而求
仕壯則行於人壯而失仕老則行於家既四十矣宗伯不
以我為材意者失仕乎尚漂搖旅寄何益始去之山居誨
其子於學既厲以古方冊事業或今人有善不知必錄以
勸之已有不善不知必錄以懼之曰汝謹為此勿為彼也

親黨子弟請竝塾同師有過亦折難無隱所以廣其子之習也歲時合近比數十家燕齒酒三酌父坐子立至今行之所以同其子之敬也甥宣縉始未知學衣食訓誘與諸子均其後兩優釋褐爲侍從有名於時常歎曰非我敢能吾舅之思蓋君八子彌愿太學生及彌思早卒而登進士第者五人可以爲多矣然世之多者徒長傲崇侈使道愈降俗益薄其所以得非所以教也故教以廉不營利矣教以退不希進矣教以讓能下人矣教以見危致命則臨大節而不奪其志矣非口以率身化之也鞠墮母未葬不得應書有戚容君憐之割所愛山葬其三喪棺以外皆助之豐時中死貧甚族姻欲葬於火君曰禮歟其子曰少遲銖積而葬可也君曰有山則費減十七亦割所愛山曰速矣二子已仕頗有餘隘一日集所親貧乏者散之皆盡初賃

宅富人異時益子舍富人忌其方興競不許君不復較撤舍止役其無吝情無爭氣不爲機智屈己伸物庶幾以身化者故諸子皆平進自守無過求諸孫惟以文字相課督名第累累不絕然則天偶畀之歟亦君之所遺宜然也卒於紹熙五年八月某日年七十一娶莫氏無子先卒繼室高氏有家學子在母不輟誦能言授之書師之禮幣脫簪珥以質酒食親調嘗以進時享必齋治喪屏道佛或以爲疑夫人曰先侍郎修厚終禮未嘗言豈非不足於禮乎侍郎悶也然於浮屠空法多悟解嘉泰二年四月某日卒年六十七初莫氏葬鳳翔鄉上水寺山至是參焉子彌忠朝奉郎知吉州彌恕彌念通判江州彌鞏教授汀州爲從父溶後彌忞昌化主簿彌應寧海縣尉女嫁臧昶陳燾蔣亢宗孫男嵩之全之歸之皆發解進士全之攸之巖之長興

德秀蓋年學於中以著

丞巍之會之望之一之十之孫女已嫁者平江糧料院王
寓江淮書寫機宜文字李伯木國子進士臧元堅里士王
興曾君去太學二十餘年光宗立詔錄舊人語故同舍第
勉行吾老矣再封承奉郎再贈承議郎莫氏高氏安人銘
曰

林德秀墓誌銘

以學立子以子立家森其成材舒英擢華有大之椿桂也
叢生蔭垂東南永延厥聲
林穎字德秀生三十一年卒自童幼孤苦無慢情戲色居
囂煩之域未嘗不靜暇也混漁鹽之廩未嘗不肅潔也入
教弟妹出從友朋皆有矩法其於學知所謂大者而好之
審所謂疑者而通之求所謂是者而正之矣不幸得熱疾
數日死悲夫孔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

矣夫材者所賴以生養也人紀所待以立也人文所由以
明也苗而秀秀而實則民命常永矣天也雖然其不秀者
固嘉種非稂莠也其不實者固良稼非穉穉也敗之以水
旱而不使至於穀亦天也知二本之皆一成毀之皆天則
余於君無憾矣銘曰

其壽為伸其天為屈去來冥冥理焉攸出十一年十月口
口日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其善為物其天... 早而不... 國...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二

